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十一册

兵部

卷七

卷八

卷九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七卷

萬曆十三年三月初六日

兵科等科都給事王致祥等一本披瀝血誠懇乞

聖明亟賜罷止內操以消隱憂以光

聖德事臣等聞天下快心適意而其實有不可測之憂方其無事也將狃於所可樂疑言之者過而不吾信及其破壞決裂而後救焉則爲計已晚是以明者及其未萌而圖之臣等觀於今日之內操是已夫內操不可之狀節經諸臣言之其間考古據今防微杜漸疏無論數萬言章無論數十上乃冬操甫散春操啟行率不能回

聖心之萬一者推

皇上之意不過陳扈從備軍容而左右近習之臣揣知

意旨遂部署隊伍導以下操而

皇上見其甲隊之齊羽旄之美因樂之而不厭耳然使

皇上誠有可快之樂而無意外之虞此三千內兵誠有希賞之利而無趣事之勞已非

帝王之盛節而况大有可憂伏於其中可嘗試而不爲之所乎臣等謹撮其可憂之甚者熟數之於

前

陛下試垂聽焉自古人君貴端其好尙好尙一偏則便妄之門開而挾技逞能者各求自售以取寵

於是小人競進讜言惡聞耳目日眩而精神漸移用人行政必有不得其當者矣矧佳兵不祥凶

器危事逆德也其不可嚮尤稱甚大非玩好之比

皇上好此不已必失蒼生之望爲

宗社之憂此其可憂者一也

祖宗之法非宿衛之士不得操寸兵而各衙門內官原備監局之用非可選之以備操練也今

皇上一旦以供役之人充軍夫之任引入大內授以利兵

禁中爲演習之所

宸嚴聞闕鬪之聲不但

九廟之神靈不安

兩宮之心志不悅而此三四市井庸流原非良家子弟其所隨從者又皆烏合之衆不逞之徒也
出入

禁門莫可究詰或有奸邪竄藉其間爲禍匪細此其可憂者二也此猶私憂過計也夫三千人者
皆廠局之人也素厭膏粱驕逸成性今使之披堅執銳立於紅塵赤日之中前有擊刺之傷後有
衝蹶之變其情蓋必有大不堪者矣臣等聞之道路喧言謂內操官籍籍紛紛怨聲載道無人敢
告

陛下誠不知之且譬觀馬步之戲觀者甚美作者甚苦若

陛下再以天威臨之萬一窮蹙無聊曠憚失禦所以爲乘輿之震驚者豈其微哉

陛下縱自輕如

聖母何此其可憂者三也此猶私憂過計也夫人君爲天地神人之主所以靈承之者非此身乎

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雖聚精會神以頤

玉體猶懼不足而日逐逐焉輕試於戎馬之間矧鎗刀弓箭皆無情之物或一有觸犯所傷必多

皇上以至尊無對之身不保身以保民而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非所以養和平之福而培壽命之源也此其可憂者四也夫此四憂者天下人所共知之而

皇上視以爲可樂然

皇上之所以可樂者有此於內操之外無待士馬而自足者臣請正言而無誅可乎鷄鳴問安龍樓視膳花萼相輝關雎相和天倫之樂固在也日坐細旃夜對宣室吁咈都兪明良善起君臣之樂固在也拔滯什淹救災恤病百姓謳歌九夷通道樂以天下固在也萬幾少暇庶績成熙習鸞和遊上林清御燕閑之樂固在也

皇上不以可樂者爲樂而以不可樂者爲樂天下不知

皇上之樂爲樂而以

皇上之樂爲憂則亦可亟罷此內操以釋天下臣民之疑懼乎方今

內庭火災大工雲集井泉涸竭雨雪愆期

皇上方下修省之令出罪己之言若感召和氣以彰

皇上之德宜莫急於罷內操矣伏願

皇上思付托之重慎舉動之規戒危亡之轍諮諏治道察納雅言煥發

德音速賜

宸斷將近操內兵盡數放歸各理原管職事盔甲等項伏令巡視監牧等官逐一查明交還內庫馬
匹三千盡發御馬牧養聽候四衛勇士領騎其加派草料容臣從長酌議以濟邊方之用則

聖德日新

聖躬日豫奸萌既杜隱患潛消而萬世久安長治之道端在是矣

職按

皇祖時以內操陳言者甚多就中明白條暢無如科臣此疏後來內操旋罷而內操建言被斥者
皆不次

召用

皇祖之感悟可知矣昔宋孝宗殿廷木馬志在復讐然符離之潰虜勢益橫人主患不斷擇將耳匹
夫之勇何關於贖敗之數哉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兵部一本直軍祈免營操具疏未奉

諭旨再懇聖恩仍照舊法以示優恤以重侍衛事車駕司案呈該管理插刀圍子惠安伯助衛張慶
臻管理紅盔將軍新寧伯譚懋勛等據把總劉應時金守仁等稟稱前事切照人臣當官奉
國而奉行不力非臣也有害於國而議去不堅亦非臣也

祖宗朝設紅盔圍子手官軍拱護

宸居扈從

朝廟名不隸軍攻調發之籍足不履兵戎步伐之行故不責之營操定制也自萬曆十一年科臣唐
堯欽始建營操之議欲畀東西把總以操閱之權給各軍以精利之器於歇班日在將軍教塲每
月或三操或四操汰老弱擇曉練以爲隊卒所爲振武備防緩急者意非不善然彼若大漢將軍
之操即管理大漢將軍者主之非謂管理者一人主操者又一人使軍有兩將政有兩出也况操
者比試技藝程量勇力之稱而相沿至今器械不給隊卒不整僅僅以聽名而進應名而退之一
點謂之曰操而且付之五兵營又一軍而屬兩將矣夫管理以勳臣巡視以科道部屬唱名復以

營官既稟仰於此復遙制於十羊而九牧之是重其擾也其不便者一多官寢以多事多事寢以多費歲得擔石幾何衙門支費紛出一鏹而衆酌之是速之盡也其不便者二清晨而趨赴竟日而伺候耳不聞金鼓手不執戈兵徒使夜有值宿之苦晝有追呼之煩一人之精方其能及乎其不便者三兩班三日更番一身半已上值下班三日內復割銅牌解比銷卯赴營聽點名曰三日之暇實無一日之閒私家之經營能幾其不便者四問之勛臣曰管理我也問之科道部屬曰巡視我也問之營官曰管操我也彼得分統轄之勢此不得專振勵之以權人與事則兩爭以害與病則兩諉其不便者五矧直軍守直一年居半寒暑不得擅離雨雪亦難解免視營軍操止春秋二季隊分上下兩番一遇風雨即得輒罷者異且東宮侍圍子手二千名數內外撥三百名均一披甲上宿而獨得豁免營操者復異似又非均勞逸一體統令懷感激而無缺望之道也抑漢臣云饑寒切身慈父不能有其子以直軍奔命跣踵曾無息肩筋力已苦外疲工夫弗得內顧衣食不給俯仰安資以五不便於軍而無益於

國奈之何而不歷數

聖明之前哉爲此披誠再呈乞與題豁免等因案呈到部爲照該臣看得紅圍二軍稱爲禁旅原專

宿衛之司不與戰伐之事即使果閒技擊亦同畫虎雕龍况乎僅點姓名竟成塗羹塵飯臣備員
樞本職詰兵戎安敢以姑息之私情墮威嚴之大計惟是營操無益令甲可仍故敢仰乞

恩慈俯垂矜恤以慰軍士踴望之意以需

朝廷曠蕩之恩臣等幸甚禁直幸甚

臣按禁軍以宿衛爲專責故不隸於營操營操之議是治絲而棼之也舊貫可仍者此類是已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兵科給事中麻禧一本爲助臣世鎮非宜釀禍已極伏乞

聖斷一併撤回以全世胄以奠遐方事職聞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自古記之矣
故功臣世祿而不世官誠謂祿以酬勳官必擇人匪徒義盡抑亦仁至萬世不易之良法也唯此
義不行然後有六卿分晉之禍然後有三家專魯之釁然後有藩鎮覆唐之患至如尉佗之割據
於南詔也趙保吉之攘竊於靈夏也吳曦之背叛於巴蜀也又豈非世鎮階之厲哉故光武不任
功臣以事而藝祖盡收節度之權見及此也我

朝功臣羣居

京師處尊養優不假以事權二百年來循循遵規豈其天性良慤實繇處置得宜耳獨奈何有世守雲南如黔國公者特與衆異耳沐英平定雲南則用以世鎮雲南固矣然楊璟不平定兩廣乎傅友德不平定巴蜀乎徐達不平定中原乎何不遂用以世鎮之耶如使沐之子孫果人人克肖其祖烈能爲地方捍大患弭大釁

朝廷且倚以爲固何不可者即不然而循規蹈矩過失鮮聞亦可相安於無事也而今果何如耶頃者接得該處巡按御史毛堪疏稱自沐獻替職之後一城之中突見新舊兩鎮與其父昌祚各用爪牙各收亡命剝削土司歲時貢獻無算夷月苦新舊之交征夷民受父子之荼毒武定亂民於城下面詬新鎮幾失全省今茲昌祚仍踵詐病告休之故習

奏其孫沐啟元自代而取

旨若寄行見祖孫之橫肆復如沐獻之世矣此按臣所爲抱先世之深憂而發憤言之也夫參隨竊童穉之權隱然一國之公其毒噬何極而投獻路開淵藪奸盜良民叩心一鎮爲甚又可再乎然則昌祚之請也謂其爲菟丘之營耳誰知其不肯遽釋耶啟元之得代也謂其爲箕裘之繼耳誰

知其兩鎮並建也計爵則世擁上公計祿則坐享三萬

朝廷何負於沐氏滇民亦何負於沐氏乃不用以篤忠貞而以恣欺詐不用以資保障而用之爲繭
絲然則沐氏有益滇中乎有害於滇中乎

朝廷望其世守之乎寧望其世壞之乎職恒見有地方之責者其始往也必先慮地方有何等大害
如備虜備倭巨寇神奸等事必熟思而審處之今往滇中者何嘗不以沐事爲首慮也是亦地方
之一倭虜奸寇矣肉食不可以謀象賢自古有幾今日徒費諸臣之調停終無揀於奸棍之撥置
拔本塞源總不如一撤之爲愈也職昔曾遊國學二三習禮助胄分庭抗禮見其進退周旋恂恂
儒生此其克享祿位之根繇也伏乞

勅下該部將黔國公沐昌祚祖孫照諸勛臣例撤回

京師其所入之租征解爲之養贍其該處地方仍照各處設立掛印總兵官一員選賢推用則高位
不至於疾債厚味不至於暗毒於此保全沐氏計安地方庶爲長策唯仰懇

聖斷亟爲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臣聞左氏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雲南土目軍民惟知有沐氏其地勢近也去天萬里建威消萌恒有藉焉不能不少寬文法若欲一旦革之同於勳舊則祖宗之意荒矣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崔景榮等一本爲

祖制當遵私情當抑再祈

聖明收回

成命以彰法守以杜倖竇事武選司案呈照得

國所與立惟是紀綱法度以維持之任意低昂不得已也前者鄭養性侯昌國相踵乞恩概屬私情揆之

國制萬萬無當故科臣糾駁於先本部糾駁於后據理據例反覆備陳竊意

皇上聖明必不難收

成命於天下共守

祖宗之法矣不意本部之疏奉

聖旨侯昌國等已有

成命省遵前旨行後不爲例欽此仰見

聖明洞鑒鄭養性侯昌國陳乞無例故云后不爲例然原無此例今日尙且創例今日此例后日豈

不比例夫例也者載在

會典

祖宗朝斟酌百王刊著爲令欲萬世臣子共守之不虞自鄭養性侯昌國屑越之任意陳乞實竊

皇上之柄而不顧

皇上有違制之名史臣載之必曰某年某戚畹陳乞左都督某戚畹陳乞都指揮使俱取

旨如寄此豈可令天下后世見哉

國家紀綱所係本部職掌所關相應再行參止案呈到部臣竊惟

皇上所以馭臣工者有一定之

典章臣子所以昭敬順者有一定之名分若

典章紊而名分乖在

皇上不可予在臣子不可受在臣部亦不敢奉行也鄭養性之都督以明例論不可以伊祖父初授之官論不可以

皇上昔年一輩之

明旨論更不可今何敢安然受之乎侯昌國之都指揮使以明例論不可以有弟不得并職論亦不可今又何敢安然受之乎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敝袴至賤也而韓侯藏之凡以重名器而慎恩賞也况極犀玉之榮可輕加於幼穉之子乎忠臣有愛君愛國之念必無越理越分之思二臣冒濫多取以爲徼倖邀

恩便可明得意而誇耀戚畹之間矣然葺

朝廷世守之成法犯天下萬世之清議則二臣爲愛

皇上乎愛

國家乎

皇上方當深惡而重罪之尙可容其僭越乎况二臣乳臭未脫世事未曉

皇上愛之以德教之以禮束之以法去其盈滿之念而約之以憲度之中是所以成就之也今

恩數太隆

寵祿太過彼馮其紈袴之習逞其侈泰之念驕奢淫泆何所不至是所以戕害之也二臣固不愛

皇上矣

皇上即欲厚愛二臣宜何擇焉臣部之職掌皆

皇上之法守也臣等倘將順一時詭隨含默他日

皇上若悟今日之非而責臣等以不執奏之罪臣等寧有死所乎故臣等守

皇上之法萬萬不敢奉行不得不再三煩瀆

聖聽伏望

皇上念

會典及一輩之

旨原是當年之

成命今日之

旨必啓后日之陳乞不難反汗使

典章名分不至凌夷

宗社幸甚

職聞漢明帝時馬皇后抑制外戚恩寵可謂千古后妃之法後來梁竇之禍及於三族皆乘勢亂法所致也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貴州道御史涂宗濬一本中使越俎干政漸不可長懇乞

聖明嚴行戒飭以杜亂萌以重國體事臣聞掃除之役不許干預

國家大政

祖訓昭然爲萬世

聖子神孫慮至深遠蓋其人不知禮義但知投閒抵隙以中上之欲不惜廉恥但知曲意迎合以要

君之寵人君喜其言之甘而不覺其術之狡從而傾心委任必將巧伺喜怒擅作威福禍及君子
芟刈小民而

國家從此索矣不可以不慎也頃

皇上採礦權稅多差中使遍滿海內使虎豹窟于麋場豺狼乳于春囿生民之禍甚矣猶未敢擅議

大政雕琢縉紳蓋知

皇上聰明英斷未可輕侮若放肆太甚他日必且籍沒其所有而斷送其生命故不敢也未如如遼
命而出所過地方號令將官斬獲賊級撫鎮之功即我功也急聞

皇上豈不以淮之一出即遇天幸鎮守之事不可望乎然

勅書止差征稅孤假苦于無名故設店疏內暗入鎮守字樣妄意

皇上所重者在店稅所輕者在紀綱萬一得請則鎮守之事即同奉

旨允行斷可乘其間而竊之柄矣不然

勅書未載鎮守二字淮何爲撫言鎮守乎啖以小利行其大奸其計可謂狡矣然又恐才略未稱則

委任必不甚專故復地一疏貶駁撫臣自張智計若

皇上不察而聽之必且以撫臣失算不如內臣之計得也專任撫臣不如參用內臣之計善也鎮守之事可執左券而取之矣不知撫臣復地之說久已議寢豈必借籌於高淮即使廣集衆思自有長計決不貽憂於

宵旰况東征西討所向克捷仰仗

皇上靈威下有鎮撫協力安用此輩爲哉第其立東徵稅太監高淮者懷奸挾詐越俎擅權明白顯著肆無忌憚者也臣閱邸報五月初九日高淮一本稱往遼陽偶遇達賊突犯參將張光先斬獲首級二顆又一本稱到汎河地方達賊入犯當得總兵孫守廉斬獲首級九顆臣駭而嘆曰殺賊報功此督撫事高淮之妄報何爲也然猶以爲中途猝遇述其所見而已非有他也未幾又一本懇乞併稅設店內稱淮奉

皇上天恩差往遼東鎮守臣不覺失聲曰異哉

皇上差高淮抽稅未有他

命淮胡云差往鎮守殊可駭也此干政之漸也未幾又一本稱虜患方深舊地難復太約言遼東撫臣不宜進兵恢復舊失遼陽但當足食足兵蓄銳待時等因臣不覺灑然失色曰淮之好心盡露

於此矣尙可姑容隱默不爲明白一言暴其罪狀祈

皇上見之於早預絕其奸萌乎謹按九邊達賊入犯堵截有功例當督撫題知巡按核實然後論功
行賞此與稅何干淮乃不候撫臣奏報輒先瀆擾其心蓋曰奉心奸險舞智盜取嘗試於
聖明之前其心爲可誅其漸不可長耳且

皇上事事取法

皇祖革除其鎮守一節神謨雄斷高出千古書之史冊萬世以爲美談

聖心自有定主豈淮輩所能惑而萬曆美業豈群小所能壞哉伏乞

嚴旨戒飭太監高淮以後止理稅務至於地方一物軍馬邊情專聽督撫裁決高淮不得一毫干預
則

大聖人作爲出尋常萬萬小人窺伺之萌自是可杜而

國家無疆之業自是可永保矣

職按高淮非知邊事者特其參隨無賴有山人游客代之屬草以謀鎮守而先以談邊爲嘗耳
倘中朝無骨鯁之臣起而執奏彼將儼然典兵與督撫分權何所不得哉徐宗濬此疏足寒其

膽折其萌矣

萬曆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刑科左給事中王繼光一本邊臣升蔭太濫乞賜慎名器節恩賞以昭激勸事臣聞

聖王之所以勵世磨鈍鼓舞天下不過賞罰二柄而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而後政典不潛不濫人心

以勸以懲伏觀近日譴戍貪臣逮繫酷吏則其罰固足以示懲而錫予太優則其賞非所以示勸

如

慈寧宮之鼎建在內在外之臣皆交口而叙功越河堤之新築一手一足之力悉交臂而受賞旁搜

博及蔓引滋多妄希

朝廷浩蕩之恩漸長臣工矜詡之習臣有慨於心久矣近見兵部一本虜衆內附等事題覆閱事宜

大總督鄭洛及薊遼總督張佳胤等脩理邊務隨奉

明旨鄭洛加太子少傅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張佳胤給與應得誥命蔭一子入監讀書而各官恩蔭

陞賞各有差夫官秩崇階也必著勳庸積閎閱則授之世爵重賞也必獲奇捷宣大猷則授之無

功而受賞則有功者不勸功薄賞厚則功大者何以加今邊圉無事諸臣謹守管鑰修理微勞亦其職分之常即洛久歷邊鎮節年賞賚足以酬矣奈何邊畀以宮保隆重之階金吾近禁之蔭至於張佳胤之薊遼兩年耳寵章晉錫無慮數四今入監之蔭且又儼然下逮豈不濫哉夫今之邊事較之疇昔難易何如也今之邊臣較之疇昔安危何如也虜自款貢以來邊人安枕非有羽檄交馳朝不謀夕之警而諸臣惟仗

皇上威德度軍餉數百萬計宜大則有馬市薊遼則有撫賞

國家處其費而諸臣處其逸三年大閱正以稽平昔不貲之費果否用於邊疆亡論脩守無狀粉飾一時者非所宜叙即使城隍浚矣墩堡脩矣屹然爲一方保障勞績昭然視褰旗斬將血戰當錄者已萬萬不侔而况未必然乎

皇上嘉諸臣之功不過曰整理邊務效有勞績華袞之褒如是而止則是諸臣自整理之外無以見其殊絕之勳

皇上自整理之外無以容其嘉獎之詞

隆恩異數一朝畀之臣竊以爲過矣夫關外重臣節鎮一方授鉞擁旄高牙大纛其隆名重爵賜

予駢集皆腹心諸臣所不敢望者若不整理是務則

朝廷柄用謂何即使實心任事效有勤勞不過仰酬

主知俯循臣職而已而遽以邀延世之賞如持左券歲復一歲若爲定規在邊臣視爲應得而何有於激勸之實在

朝廷亦視爲舊例而安見其鼓舞之權臣固知諸臣之不敢當此也且方今邊事頗有隱憂版築煩興而戈矛剗缺城池脩浚而士卒凋殘軍官掎越行伍虛耗未見其覈實之章而整理常事脩築微勞乃過蒙踰涯之賞則是閱視之舉非以爲邊防而止爲諸臣請恩計也是

皇上平日爵祿之榮不足以酬其勞而猶以陞陞償之也今幸而三邊晏然五兵不試而恩已若此假令醜虜敗盟羽書告急親冒矢石摧鋒陷陣

陛下又何以加之耶臣查得萬曆三年閱視恩例在督撫大臣獎以璽書賚以金幣如是而已陞廢之典絕未之及也豈非酌定制哉迨至七年則稍稍留官階而入監之廢一人以鑽刺得之要視三年厚矣至十年則陞賞亦如例而入監之廢因前覈以加多至二三視七年又厚矣以今視昔又何如哉隆以宮保不已也蔭矣廢以太學不已也而錦衣矣功非加隆賞則漸厚濫觴已極莫

可底止豈所以昭

容斷而令邊臣競勸也

明主愛一嘸一咲賞功之權豈特嘸咲之微而已哉乞

皇上念名器之當重思過濫之非恩閱視行賞盡照三年事例若夫廕

恩渥典非考滿者勿給保傅崇階非資深者不進而錦衣世爵必有血戰大功然後間一授之今

乞張佳胤等

恩典或渙發

明詔悉從停寢或待伊辭疏

特允所奏迄今未報諸邊亦可潛消其覬覦之見矣仍乞

勅下該部明著爲例以俟

題覆不得過擬爵賞踰制市恩則賞賚激勸之中寓綜核名實之意邊臣亦勸邊事益振矣

職按閱視陞廕自撫賞之後日濫一日至今極矣上下相蒙切實買亂邊事大壞端在於此董

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變而更張之乘此遼左喪師失地之時一變陋規復萬曆三年已行

之例深有望於謀國者

萬曆二十年十月初三日

監軍御史梅國禎一本衰病老臣功罪已明懇乞

聖明蚤賜矜宥以慰人心事原任督臣魏學會以師久無功上干

宸怒臣具疏乞憐不蒙

俞允彼時極知學會用心獨苦收効頗多但大城未克不敢叙功嫌於粉飾及賊平之後該鎮將士無不知學會之功于九月二十五日例有一宴以慶太平文武諸臣相與嘆息謂學會首任其苦而得享其承平僉謂大捷一聞必蒙

寬宥今捷報一月餘日學會繫已行四千餘里仰窺

聖怒尙未盡解必以學會爲有罪無功而之申救者爲欺也夫學會之功除收伏各堡賊退虜在臣未到之先雖詢訪甚真不敢概爲議叙外止據今之所以成功者大要有三一曰遵

明旨以退虜二曰遵

明旨以灌城三日遵

明旨以赦降以臣論之三者皆不可謂非學會之功也方虜騎於八月二十五日渡河距學會解任僅五日耳虜至寧夏不及三十餘里呼吸可至若必待新任督撫發令往返二百餘里又隔黃河賴有學會原設李剛金貴張亮等堡陷探塘馬飛報臣知不得已遣張澤等以所部壯丁令其暗伏戒以賊未渡河則半渡射之既渡則從後吶喊揚塵虛張疑以助軍威而李如樟以身請往麻貴李寧以李如樟相約而往李如樟以援弟而往皆學會平日所分布爲敵兵遊兵者也可謂敗虜非學會之功乎臣初築隄阻者甚衆惟學會見圖即斷以爲可責成劉承嗣晝夜併工放水至而賊虜不通勢遂危迫則灌城者學會也兵法攻城爲下攻心爲上以許朝奸狡善于用兵旣據堅城又多守備若非內變至今尙不可知學會屢將

明旨賞格曉諭中如各賊若能自相擒殺照例赦罪討賞及破賊之日擅殺降人者許巡按及監軍御史參奏等因例一一密傳印信部札令其通知故當機動之時臣令李登往諭而啣拜父子泣拜聽命皆學會先有以攻其心也學會之功如此獨其初聞亂之時似于遲緩臣未奉

命之先曾此論云此賊必非學會之所能辦及至紅山李曾遣人約臣相見臣薄其無功徑自渡河

不與相聞書札往來多相譏刺旬日之後方始知其苦心學會亦知臣忘身報

國遂忌嫌怨傾心相與共誓以死期于必克臣以此蒙侵越之謗而學會遂罷職去矣使學會更留數月則寧夏之元氣不至大傷而松套諸虜且聽約束延寧二鎮可保無虞豈特止於平賊已乎

今

陛下方以學會爲罪人而臣譽之太過嫌于欺罔顧臣之所以自誓以報知遇者惟此愚直况當此虛冒之時每疏以禁欺罔爲先若躬自蹈之則凡有欺罔皆臣有以成之罪萬倍于他人矣若謂陛下之逮學會繇臣疏中稟出以致廷臣紛紛謗詆臣恐反禍故力救之以爲自解之計猶爲未明臣心也臣上疏之時正與學會同心大小事體一一付臣惟時間臣擒賊定在何日臣復之云一月之內保爲公平免逆以共報

朝廷幸自寬毋過慮也第士氣不振難以速克故欲望

陛下切責諸臣使知所儆耳不意

聖意追究主帥則學會宜其不免矣臣一聞邸報自悔自恨若無所容况他人遠在數千里之外不知二人相與之義其歸咎之臣又何足怪使學會不早白則臣且受萬世訾議况目前乎如謂臣

爲懼禍假此自解又大不然即以學會之故而甘心于臣不過于外轉于罷斥而已臣前嘗時虜倣臣嘗從容談笑以安衆心攻城之時矢石如雨略不爲動評朝曾露刃詣臣臣笑而就之人皆服臣之量則于死生之際亦甚輕矣豈有死生之甚輕而反重一官者哉臣以候期見朝惟聞學會先至恐

陛下垂察則一時之舉動係萬代之瞻仰故敢冒死急奏伏乞

聖慈特加寬宥則臣得有面目以就班行臣雖肝腦塗地不足報矣

職按魏學會之逮始於梅國禎之疏國禎掾之不遺餘力可謂善補過者以視怙終文過之臺諫懸矣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兵部司務陳禹謨一本爲進左氏兵略以效愚忠以裨戎務事臣聞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兵之設久矣自古帝王未能能去兵者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德耀中天功燭上宙威震

淵謨內昭致使殊族回面而革心小醜間發而即殄天下見爲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過慮因濫與樞僚之末每見心輅略之編竊謂談兵者輒祖孫吳已乃孫吳以前有春秋左傳一書尤兵家祖也蓋春秋時王風旣替霸術始倡日尋于戈競相雄長是時左丘明依經立傳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之所未洩與洩之而未見諸行者洋洋灑灑不啻列局然始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訓武不可黠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爲武之語詞正則召陵城濮諸師復其義語奇則夷師夾擊潛涉宵加妙其機詭譎則曳柴設施僞糴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鷲鶴魚麗左右勾拒善其法技藝則用革用木用矛用劍呈其巧舟車步騎則餘皇乘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著龜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儔通其奧古今用兵家有不出其彀中而能逸其域外者誰哉常博稽古名將淵源左氏者殆更僕未易數也若再傳而爲楚之吳起七傳而爲漢之張蒼馮奉世以折衝標風譽寇恂馮異爲炎鼎佐中興賈陸之課讀爲常關羽之諷誦不輟杜預有耽思之僻王僧辨擅談博之稱揚汪之勤學專精路泌之能究深旨李存勗之稍習通義狄武襄之折節淹通岳武穆之識超行伍凡此皆習左氏春秋最較著者左氏有裨於兵家信矣第其書列於史官而不著於兵志其詞散於全帙而未別其指歸介冑之夫於是知有孫

吳竟不知有左氏不幾遡流而忘源乎臣時於左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夫亦冀以古人之糟粕備將略之萬一云爾且兵可百年不試而不可一日不講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放乎東南利舟師余皇之式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做乎兵家之勝算莫如用奇墮伏不可施乎以悅禮樂敦詩書謀帥必無不識一丁以赦孟明伏桓子使過必無掩于一管以殺顛頡黷楊子罰罪罰行孰不知懲以魯銘鍾晉賜樂賞功賞行孰不知勸有以恤軍士之寒挾續詎不知感有以濟軍士之饑庚癸從此無呼口壘可降以功則何弗克不虞預戒以守則何弗固至於諸名將用兵臣所探証左氏者即未必一一券合總不失爲左氏緒餘可備叅伍於師中而酌權宜於臨敵也大都兵家妙用潛於九天九地幻於疑鬼疑神疾於迅雷掣電不可遙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法夫斷木爲棊梳革爲鞠亦皆有法焉况兵凶戰危何事也人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一致差跌求止豈得此可師心自用而常試謾爲哉武經七書天下莫不戶誦家陳凡以法在焉故也左氏乃兵家之祖獨奈何置不講耶臣以是輯爲兵略一編凡三十二卷謹用繕寫裝演成帙恭進

皇上清燕之餘俯垂

容覽如以臣可用伏候

勅下該部將臣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居常或可資講武倣急或可備運籌庶戎務裨而愚忠亦獲自效矣抑臣又有說焉方今時事有非春秋可等埒者臣請言之彼春秋天下之勢四分五裂侯國雖大不過今一列郡方伯雖尊不過今一大藩其強鄰巨敵勢不俱棲者每兢起而相角况西戎北狄僭居中夏者復乘間而內訌處彼時勢何其難也今天下何如哉我

皇上罄天作主亘地稱皇月城來賓日際奉土天下未有全盛如今日者顧春秋諸侯於鄰壤之交事則能起而應之如齊之伐戎晉之滅狄左氏傳不能勝書也其時將帥並稱良兵食不稱缺今天下一統豈復有強鄰巨敵抗我顏行惟是塞垣以外蠢茲醜虜已耳傳不云乎天子守在四夷今日時勢是也及此金甌無缺之辰亟爲牖戶綢繆之計我

皇上必有獨廑

宸衷當事大臣亦必有協贊廟謨者在么麼小臣何敢越阻而置喙哉臣不勝隕越之至

臣按左氏爲兵家之祖當時所謂攘夷者楚耳所謂奇兵者車耳非與匈奴角長技如晁錯所

陳也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旨哉言乎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八卷

萬曆叁拾肆年五月十八日

兵部車駕司主事吳燭一本敬循職掌敷陳末議以蘇驛遞以裨

國計民生事臣繇佐郡叨轉南京兵部主事未任疏請終養回籍十有三年蒙

聖恩除補今職捐糜無以報萬一頃臣從里中起復赴部沿途見民生蕭條驛遞困苦臣切痛之今

日官係添註無所事事因思驛遞一事頗關民生正屬職掌有慨於中義不容默故以一二末議
爲

陛下陳之夫驛遞之弊有三一曰借用勘合之濫二曰遣牌支用之濫三曰各衙門題差之濫今春

臣以部臣起復沿途自顧夫馬竊見有書生布衣揚揚馳驛夫馬應付如響問其姓名東支西吾

潛察其踪跡乃借用勘合也夫驛遞僱募一名每日價銀一錢二分馬價相同途中所見用轎二

乘計用夫二班更換一十六名用馬四匹是每日費銀二兩以外江南至京約三十日計費銀七

十餘兩夫以一人而費官銀七十餘兩况所借不止一人有自京借出者有自外借入者有已往不返而以回程借他人者弊端百出絡繹道路驛遞安得不困耶其弊一臣自萬曆八年中會試之後至萬曆十八年筮仕之時竊見有以副使赴任被論騷擾驛遞謫降推官者有驛傳副使起復赴任等驛遞騷擾俱被謫降者此時驛禁猶嚴違禁猶少地方不至太苦今日起復赴任等官自遣牌以爲當然支用過多旁午不絕驛遞安得不困耶其弊二各衙門正差載在

令典不可已者不論外今有俸深不得陞轉借差回家者又有閒曹無所任事借差回家者於是有催錢糧之差有解銀一差而分爲幾差者此皆可以而不可已者也夫一官出差假道回籍陸路用轎幾乘槓幾擡馬幾匹日用夫馬不下五六十名匹費銀不下七八兩水路坐舡少不下兩隻用夫不下六七十名費銀亦不下七八兩假如三千里約行三十餘日是費銀二三百兩後日回程進京費亦稱之是一差費銀不下五六百兩閒曹京職有終身四五差者是一官差費約不下數千兩此皆百姓之脂膏也聞之道路有廣開事例所得不償所失之言可爲寒心百姓脂膏已竭各府州縣錢糧安得不拖欠

國家安得不窘耶其弊三今天下百姓生計日蹙邊塞糧餉無米議炊三殿之程掣肘難措此何等

時而驛遞困苦至此山東河南北直地方有驛處所小民馬戶舉家流移及今不禁後何底止歷年諸言官例有條陳

陛下屢頒禁諭兵部刊行事例具爲詳悉第法久弊滋時移玩起敦大爲名姑息成風誰有任勞怨肯行之者臣以爲弊不難除也夫借用勘合之弊除之莫若撫按之查刷或在京起程或在外府州縣起程例投報撫按衙門查係真正士夫方與掛號其一切假托差官家眷等項名色併係借用之門俱不准行其應付所在查照勘合量給名數不得徇私近日每一名起五名之弊其用過夫馬每日登記簿籍每季之中撫按吊取驛簿逐一查刷有應付違例者驛遞究罪冒濫官員論核從實奉行毋得曲徇津要而苛求冷散以塞責凡勘合過一年之外者不准回程復用如是則借用之弊可除矣夫京職方面以上用題准兵快護防住宿公館量送薪水事例可遵而遣牌支用夫馬動至數十名匹地方何以支持今後量送薪米量撥護送不得過驛傳品級事例申明刊布各驛使之通知以爲遵守又須造冊登記以待季終撫按調查有過多者論劾則遣牌濫用之弊可除矣乃若各衙門題差另須酌議夫吏部無差禮部有差係展親優禮大臣撫四夷之大體不可議而差之濫者莫若戶兵工部夫戶兵部解邊餉之差誠不可已而銀數多道里同者是不

可以併乎一差分爲幾差是不可以已乎臣以爲一邊而幾項錢糧可以併差有兩邊一路而經行者可以併差總以十萬上下爲率不可過多亦不可零星分差以滋煩擾其差須用職掌不可借用閑曹乃如催金花催馬價催裨襖催市催象等差及工部催

皇木等臣未見差官往催而錢糧從此起解者也不過借此名色以爲各官過家之計各官差者亦皆身不至地方不過移文往復而已與其各官而以文移往復孰若各衙門以文移督催嚴撫按司道府州縣之考成令其責有攸歸不得不完乎臣以爲此等無益之差着之

令甲置之不行可也又如兵部武

誥之差係

國家崇重舊典似不可已然文官大臣

誥命尙不差官賚送而武官庶僚之

誥何必差賚况向來差官儘有在途聽領者與其差官而在途聽領孰若乘往來南京之便賚至南

京兵部給發聽領乎臣以爲此差可已也又如刑部審決之差舊謂兩京無按察司特察京官會

決似不可已也然各府有守巡道獨非司官乎道臣會同按臣審決必無枉縱况歷年有差官在

前停刑在後者徑自回家漫無所事臣以爲此差可已也各衙門無益之差不能盡知諸如工部
磚價炭價之類皆屬可已

國家體恤群臣自有大道何必假此名色以滋道路之擾若題差之途一清則驛遞濫費除其大半
矣驛無濫費則民生不致甚困民生不困則庶民錢糧得免逋負而司農漸無告乏此其關係

國計民生甚大臣不敢以爲瑣務細故也臣論不諳天下事職掌所關目擊其弊不能自己敬陳未
議如不大謬於治體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酌議上請定奪施行題差之濫行在京衙門議停查刷之嚴行各撫按按季具題生
民幸甚臣愚幸甚

職按此疏論省驛遞喫緊處在六部之省題差而戶兵二部一差分爲三四以便庶官之過家
其費不貲雖開事例得不償失真確論也至於州縣長吏引例裁抑自謂強項而藩臬兩臺反
有嫌其失歡貴要以相累者法不得行矣然每驛錢糧亦須通計實數幾何即加節省當覈其
餘剩幾何以佐公家之急否則徒充有司之臺其病民等也此疏雖

留中而各省直多見之行事故採之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太僕寺少卿吳華爲敬循職掌直陳馬政懇乞

聖明燭弊源革積習以肅久玩之人心以重

軍國之急務事臣駑駘下乘不堪鞭策誤蒙

聖恩任使督理西路馬政臣自受

命以來夙夜祇慎至於今幾一年矣馬政之利弊已目擊之而得其概矣竊思馬政之修當自俵馬之時慎之未有俵馬不善而養馬能善者也故臣於養馬庶官固嘗致其叮嚀之意而於俵馬者尤加慎焉及思俵馬州縣地方遼遠難以面語乃刊刻數語分散州縣以曉告之大約謂

朝廷洪恩不虧小民各州縣俵馬之家每戶給銀三十兩不爲不多矣即荒草之年亦自足辦使爲馬戶者肯盡此三十金以買買必得上駟何乃以矮小瘤病之馬解寺印烙訪其所繇則或受欺於吏書減馬價以給馬戶者有之或市恩佐貳准其領馬價而償低馬者有之或求媚於鄉官准其備低馬而受重價者有之又不然或忽略於馬政任馬戶之作弊而慢不經心者有之此馬之

不堪用也臣探其積習之弊而明白開示之如此復立爲看馬格式發與州縣刊刻令其俵馬之日親填尺寸毛齒等項以俟臣覆驗總之無非欲其慎擇良馬以備

軍國之需蓋不啻三令伍申之矣今三十四年春季俵馬合式如東光青城等縣者固多其俵馬遠式如興濟蒲台等縣者亦不無也夫臣當各州縣解馬在寺隨喚其解吏并醫獸眼同看驗而本寺之吏書無敢一窺焉不敢不公矣臣每日看馬晨入酉出駁退一馬詳看再三不敢不慎矣故較馬之尺寸必較馬之齒歲必問馬之癩瞎必辨馬之瘦病必審非故爲是操切也臣所任者馬政所理者馬政職業攸關不得不詳慎耳使臣於馬之矮者癩者瞎者病者瘦者直受之而不駁則管馬之官稱快矣解馬之家稱便矣豈不人感人悅何以任怨爲怨之極行至謗臣陷臣官且不保臣豈不知但臣守

朝廷之法此官已視之若無矣奚怨之避又使臣於馬之矮者癩者瞎者瘦者濫收之而不擇則一日收馬一百匹可也一日收馬二百匹可也豈不自暇自逸何以任勞爲勞之極行至敝精敝神身且不保臣豈不知但臣守

朝廷之法此身已非吾有矣奚勞之辭近者四月內興濟縣蒲臺縣各解馬到寺臣看驗如前法見

其馬多不合式非特癯者瞎者病者居其半而

朝廷欽定尺寸明知之而明違之臣駭而問之曰汝領

朝廷之銀以買馬不遵

朝廷之法以俵馬何也馬戶答曰本縣自發銀買馬吾儕買戶聽解而已馬之好醜何與焉此馬戶之稟臣如此及既駁換之後中間馬戶潛住

京師百般營求以必售低馬而後已臣又駭而問之曰驗退之馬本宜以退印烙之以防再進但一用退印人皆知爲低馬即民間不買矣今雖揀退不烙退印則汝之馬猶舊也賣舊換新何費焉何苦焉馬戶答之曰本縣官嚴示若駁馬一匹重責四十且拘其家屬監候是以不敢回也此馬戶之稟臣又如此臣歷聞之嘆曰使馬戶之言而虛也則可使馬戶之言而實也臣憂焉夫買馬不繇馬戶而駁馬必責馬戶卒使馬戶必售低馬而後已臣恐馬政之修無日也今臣爲朝廷分理馬政固不避勞與怨但非

天言一振飭之人心積玩閔不知畏即駁回低馬復以低馬進雖任勞任怨竟無裨於

國家之馬政也臣以爲自今振飭萬不可緩而所以振飭之者惟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行之耳查得先年本寺臣表應章奏奉

欽依不時參論又臣唐堯欽題兵部覆議不時參究凡俵馬官不行用心揀選任其癯小不堪聽憑積敗包攬者通計其駁回馬以十分爲率三分以上罰俸五分以上住俸仍移文吏部附過劣處示懲又查得先年題

准各該解馬人員不赴寺投文通同馬販醫獸人等旋買匹作弊者密切訪拿送問用大枷枷號一箇月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欽此欽遵以上皆題奉

明旨凜若斧鉞臣以爲自今以始知縣官選馬至多不如式者容臣遵

欽依事理即時指名參奏若馬戶解馬敢復蹈前弊者容臣遵照

欽依事理即時送司問遣是振飭之道也臣職在馬政言固非越俎奏行題

准事理亦非過求乞

勅下該部覆議照依歷年事例恭候

明旨施行則人心肅而馬政修可以備軍國之需而萬世治安之計端有賴矣

臣按馬政之脩當自俵馬之時慎之而責成於州縣此疏按次曲盡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兵部武選司署郎中事員外沈朝煥一本戎政最要四事一曰重京營嘉靖二十九年伏讀

祖制三營曰五軍神樞神機統以總督佐以協理其下設副將等官數十百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蠡令旗等官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樞機兩營參將守其職兵隸在伍爲根本設備至嚴也法久事易往往京營將領以武職之疲軟不肖者爲量移之地如文職王官等此輩一到京營氣盡能索支吾歲月安望厲鋒稜而賈餘勇乎至於補軍尤屬可笑雖云祖役多係轉賣或出冒頂富者出錢以買窩貧者出身以應點非丐乞轉徙之徒則犯奸囂猝之輩據操演時非不林林總總而詰以實丁十無三四稽其武藝百無一二軍如兒戲蓋謂此矣近時有海氛之警始增置選鋒人食雙食加以衣甲待之甚厚而此輩挾弓恃馬素無紀律動輒爲非如近日分投私役弊可見矣夫天下兵制莫重於京制煌煌天都可令將無堅職而士皆虛伍乎臣謂今日急宜重京營將官之任凡補京營各官者須妙選天下勇略忠義之士各邊鎮省直總副參遊重任必曾經京營出者始用之其在營也責以實練兵幾何能汰老弱幾何

教習軍士武藝火器幾何紀錄積勞或次遷或超陞則人人知在營有必盡之職出營有大用之途無不爭奮厲矣且各官隸在京營本兵與協理每歲會同過堂一遍則可以面識其才力熟察其品格他日遂可按伏終身視之但憑一薦剡用者虛實較然也至兵之虛弱不可以驟革尙可漸稽臣謂宜從外省召募之例給面貌懸牌鈐以火印收補時掇石較技必求正身懸牌旣設自職方員外轉之驗軍主事又轉戶部下糧廳又轉之在營統軍各官一一以牌驗查一處不對即不准補而戎政協理及京營科道按册查點必與牌合有不對者即係詐冒俱斥革無赦其鑽求冒頂者稍稍以軍法處之務求壯丁即係租役如老幼不堪另行勾取不得濫補而尤加嚴選鋒之出入必使人有勤勇可備緩急則將有統體之實而兵無冒濫之弊矣

二曰實遼左遼於今岌岌危於累卵以數千里孤懸在外虜騎蹂踐其肘腋頃自朝鮮失國而

天朝救之凡遼左精純選赴征倭盡以淪沒年來虜入華人半爲向導不時破碎墩堡即村落市店無所不侵掠無所不發掘而遼幾無民矣遼之衛所軍職與各將領習於侵尅軍無見糧轉輸疲弱卒有虜警無一人超距而前者而遼幾無兵矣遼者朝鮮之接壤也無朝鮮則遼危無遼而安得尙有朝鮮乎故實遼左者乃所以堅內地而犄角朝鮮也所幸無人耳然如建州一部落頗擅

富厚其人雄狡而足智擦漢兒之類各控弦數十萬往往與俺荅爲難朵顏三衛諸屬夷名爲忠順外陽以誘虜而內實

中國倘諸夷中有黠傑不群者乎朝馳騎而暮可襲遼而有也臣謂急宜加遼左兵一萬人總兵李成梁性熟於虜頗毛老矣宜爲置副將智勇兼到一人旣以佐老亦以習其事

皇上申飭巡撫兵備各官更講求屯田之策使兵足扼虜而安心於屯久之屯地益廣兵力益盛綢繆固慮而遼庶可漸實也至軍政耗廢錢糧乾沒宜於廣寧遼陽開原等處各設推官一員裁省管糧通判以推代之列銜山東各府而以甲科有氣力習邊者除選每年如省直查盤之例軍必稽實糧必充額添修墩堡之軍申飭防禦之法三年考滿一體行取豈至如曩時各衛之場茸而終灰沒不振乎

三曰慎武襲夫開創龍興關百戰者委當世世及之至於非時用兵互相格殺亦計級而世官之其流之弊多至將官子弟未離襁褓而先已報功有財者用錢買級即所爲自報級者北功多收零剪尾南功多搜出發窟殺戮降卒喋血無辜種種首功之弊盡行世襲夫上首功者秦人之俗也

國家計功於首級亦緣臨敵虛冒多故不得已而用此法若又令半歸冒濫官爵不大可惜乎况軍功代有軍職代增此屬幾耗天下錢穀十之三四祭享尙有親盡之祧

宗錄亦有遞減之律而軍功奈何不一議也前朝冗冒之弊賴

世宗時大加裁革夙弊稍清臣謂宜定爲上中下三等上者世及次者遞減下者裁革如

二祖從征諸功百世不易自此以後如大戰功關係民社者如故餘定爲遞減之法級多者從級減

級少者從世減將往時功冊盡出磨對虛心評論承襲者頒爲定式刊刻成書分給各都司衛所

令其同知赴襲之日司官不得姑息寬縱必尊新例而行之其應襲官舍敢有流謗妄議希圖動

搖者處以重典遇有邊鎮新功核冊到部亦照前三款題覆毋使濫溢即大臣之子孫當武蔭者

亦宜分別無得一概世及至陣亡官軍十不報一身膏草野魄散疆場當俱從二級之例其親子

故絕亦以弟姪承之使不絕祀不然買級者世享榮華而身殉者野鬼不食非所以勵忠魂也

四曰防亂萌夫淮徐潁毫之間界在南北其地疏曠荒落而希物產其民犷悍感憤而有氣且諸

省交會統置不一竄匿無常以故自古草莽之亂往往起於此中近日所報潁州亂民至以千計

雖云旋解尙伏牙角臣謂當分浙江省城見在之兵一千五百人移鎮於淮設一有名參遊統之

既可防糧運之不測又可防海汎之近警於天津所募之兵分一千五百人移鎮於穎亦設參遊統領如淮兩處之兵即以兩處兵餉給之不添一旅不增一粟而隱然樹此兩旗鼓於南北之間可以消莽伏之雄心可以爲應援之奇計臣非漫然言之也夫此四事者言京營則十羊九牧互爲牽制而不敢動甚者慮稽查大明恐軍士有挺戈之變夫李光弼特將耳一旦代郭子儀旗鼓立變豈以

天子之令鼓動於上而法有不行乎言遼左則謂正處虛耗何暇及此不知國猶家也家雖乏豈其任墻垣之傾圯而不顧一夕有盜而大劫其財悔難圖矣是在

皇上委任得人總兵巡撫互爲參伍而戶部多方設處軍餉何患無策言世襲見謂賞功之典寧濫無節先臣李賢奏對

英廟曰武臣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那有世界裝得盡誠深慨之

成祖問夏原吉

朝廷論功陞賞孰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後日無窮多陞不如多賞此言真萬世賞功之法

向非

世宗皇帝英武獨斷力爲剗剝往日之堆積不知今作何狀以

陛下明明赫赫何難一定規格使虛竊者屏棄而課實者奮報乎言及防亂莫不切嘆以爲書生之迂耳昔江西宸濠之變當時上下俱爲其所蒙蔽賴知府伍文定巡撫孫燧等陰爲積糧練兵於各府州縣故變一發而王守仁遂有所藉手以定亂以今淤塞不通之河流南北愁怨之勞民而可保必幸亡事乎見兔而顧犬亡羊而補牢不若定計於早之爲得而况其急急者也臣職掌所

關乞

勅下臣部堂官會同各該科道熟計而審處一焉其於軍國重計不無少補臣無任惶悚之至

職按

祖廟有親盡之祧宗祿有遞減之例而武功爵非係血戰者世襲不變金吾華貫有日增無日減豈厲世磨鈍之權亦傷時害民之蠹也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延綏巡撫金忠士一本爲欵議原出僉謀再折邊難定決秋防逼近虜情叵測謹陳預戰守機宜

以保封疆以振

國威事臣聞內夏外夷自古有之順撫逆勦自古重之臣本書生不諳兵旅荷蒙

皇上不鄙臣爲不肖俯允

廷推拔臣延撫舊年

命下之日正值秋高虜勁之時臣即竭蹶任事凡諸扼險修實蒐除乘器與夫稽民屯嚴逋欠核冗食清役佔但有裨于

軍國邊計者俱隨時徑行申飭不遺餘力矣套虜自萬曆二十九年續盟以來大部十九恭順原自懷歎小醜一二作歹未免敗羣牽引濡滯市賞壓欠職此故耳此夷情順逆之大較也先是各會垂涎宜大封王設爲十事往往要挾屢經前臣劉敏寬馬從聘相繼力折時加牢籠九事拒絕間許一帶賞以殺其勢而繫其心往牒具存言猶在耳此前講許歛之原委也職接管之初見十數年來順逆各別撫勦並用戎壘弗靖邊隅多艱人民逃竄田地荒蕪商不出途農不歸野屯糧逋負不完鹽商窮困人畜被其搶掠墩台被其掏毀政欲藉其歛成以爲招撫內修之計即地方軍民迫於虜患千里飛沙寸草不生瘡痍未起萬衆萬口無不以主歛爲哀懇職亦見孤山損折之

後斬級二千收降三千殺傷二千以爲

中國之威伸矣自去春以至秋間合套諸會搖尾乞憐無日不叩關無人不崩角地方老僉謂從來乞款未有如此之誠切者皆賴

皇上德威

廟謨神算之所致也職於比時會同鎮臣公同二道與副參遊守等官百口百折不啻三閱月詳矣乙卯之秋合套犯順該年市賞自應全革衆謂所討十事已拒其九彼且忿然援宣大五年大賞一起全給之例且云延緩之賞不過十分中之一分又經恭順已過之年爲虜人當得之物况

皇爺年年發在鎮庫何故執留不與此固我虜人撻死以必爭也隨經衆議一年兩賞遵昔舊約以示羈縻寫立合同約以今秋不反方許互市臨期貨物不齊姑待明年亦必秋后方舉實則爲一年一市非真一年兩市也隨機應變相時牢籠不過顛倒以示羈縻之術保地方之安耳前此和款原以一年一市爲例乃計期已越十五載互市領賞者僅七次而積年壓欠之說意正謂此朝三暮四帶賞已許而未必即行雖約而未必即給之顛末也今奉

明旨下頒

廟謨指授另行復講必一年挨次給賞爲定例是綏懷之中明示裁抑之意倘虜一意主戰又操縱在我以維欸局于將來尊

中國常勝之體絕犬羊無厭之欲計安疆圉誠莫善於此者萬一威劫之理論之反覆百折之而虜或勉強聽從一年之賞則聽邊臣之相機行事戰守兩防又保一秋無事以抒

皇上西顧之憂則又邊臣綢繆牖戶圖謨萬全職分當如是也顧今

明命肅將以來已數月矣會調各枝頭目間有違差二三夷使來至鎮城責令新舊撫夷副參遊守等官公同虛心明白宣諭

朝廷法度利害定以一年一市爲準乃各夷使崩角叩頭懇懇肫肫告以改換局面虜人不敢承應惟有歸報諸會長而已各撫夷官隨差通事官執諭帖同往虜營去訖至今未報大率被創恭順者將來從否尙在兩可素常桀驁者反覆狡計變幻叵測如西路卜言大火落赤黃嬭等部見今爭先進馬急欲領賞受我韁繮猶或易與套長吉能傳令中東各部移帳生心不就牢籠近報猛克挨太沙賓等曾吠聲虜北不曰捉馬不遠謀犯則曰借兵齊集犯搶情形雖出傳聞欸之成敗尙未可必除原差通事官見往虜營復行講諭未得的確消息統候欸局市賞確有定衡另行具

題外但今時已夏中瞬息秋臨萬一款市不成虜必踵上秋故智橫肆要挾大舉狂逞勢所難免
在我強本自固足食足兵爲先事之防者未可一日少緩也臣謹同督按劉□李□條議列款上

陳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行臣等通奉施行庶巖疆制馭有備而秋防可保無虞矣

計開

一酌選調以便統馭臣聞擾龍馴虎膽以慣雄弄丸承螭技絲習巧况各虜之強弱狡猾情形既
不相同各鎮之險易直紆山川亦復有異昔人謂客兵不如土兵職亦謂客將不如土將蓋客將
雖或慣歷一隅豈盡兼諳九塞今使去熟就生毋論邊腹殊方東西易局即虜情狡詭未諳軍心
向背罔識豈如本鎮將領墮地而隨戎馬結髮以戰匈奴形勢之險易虜勢之強弱某處可以埋
伏某處可以屯兵聚正分奇左出右入靡不熟于胸中指諸掌上今款或不成呼吸資其捍禦夷
虜亦熟其威名合無

勅下各部今后遇有將領缺出即于本鎮諸將中或論材品或論薦次或憑本部推升或憑督撫咨
揭庶幾人地相宜兵將相習且武職與文職不同隨行家兵素有恩結臨敵資其摧鋒陷陣親上

死長若用別鎮之官則新任之兵難効指臂此又情與勢之難禁者若調自本鎮則驛路馳驅可省千百之費此于軍民實兩便也昔虞允文以潰卒數千敗兀朮十萬于采石及移鎮蜀中功業無聞豈非違材易地用失所長之明鑑也伏惟

聖裁

一復客餉以裕軍實臣聞金湯難固恩罄之堞韓白不將枵腹之軍故梁劉鄩有言必勝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賊破豈非兵以衛國食以養兵乎故有土兵之樞守必有客兵之應援必有客餉之資給本鎮飛沙不毛全仰京民二運京運給發稽遲民運半屬逋負以致各堡倉塲如洗別無餘剩目下款或不成虜必內訌全賴客兵策應查得本鎮先年額役客餉銀八萬兩散儲各堡專備援兵后因虜歛裁去六萬止存二萬以二萬之銀分給三十六營堡戰則不飽三軍一餐住則不及千人一日萬一各曾揣知分頭犯搶而又觀望遲延團結不散各城兵馬勢必往援各堡空倉作何供給往則三軍枵腹既無雨粟之奇歸則衆虜近襲決無返旆之理相持旬日形見勢屈唱籌量沙恐未必能退虜也伏乞

勅戶部議將額設客餉復給本鎮糴買糧料專備防緩職仰體

國用匱乏不敢妄議加餉但原因款成題裁今因款不成復給俟虜復款之日不妨照舊議裁倘允后不戰自當另儲待查併乞急議接濟及節年所欠

京運年例如時給發庶幾轉暇秋防不至掣肘難支矣伏候

聖裁

一議夷糧以示柔遠臣聞淵深而魚集林茂則鳥歸故以夷攻夷

中國之制賈誼有言長弓大箭

中國五十當一故養五弱卒不如養一胡騎查得套虜萬曆四十三年敗款之後各夷既不敢臨邊住牧又不能交易營生搗剿大創饑窘投降者三千餘人今款又不成將來降夷勢必倍蓰但額糧有限既不敢議於加增而飛鳥依人又無柰張吻待哺故本鎮降夷因無見糧必待營軍逃亡方准頂補有候至一二月尙無缺出竊恐饑虎出柙窮猿思歸夷丁例食雙糧即軍有逃亡亦須以二補一夷丁日增漢軍日耗瞻前顧後終非萬全且窮軍生自沙漠吃糧之外別無生理合無請乞以后降夷容職將上年閱視三路缺額軍糧七百二十餘石通融挨次頂補如再不足仍許額外量爲酌處增添務使不缺身口不至饑寒然後可得其死力也昔李光弼父爲營州羯奴渾

賊身出鐵勒支部今不敢過望若人但招攜柔遠自是

國家盛德事也伏候

聖裁

一增馬疋以備征剿臣聞虞詡之說任尙曰漢之中年能攘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后服漢者以馬少也馬之多寡勢之盛衰相關查得本鎮馬騾駝自萬曆十九年閱視覆定

經制馬騾駝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匹頭隻至萬曆三十九年閱視馬騾駝三萬六千六匹頭隻迄今數年中間倒死未補者老瘠未換者則馬比昔益少今不及三萬之數分守千三百里邊牆散入三十六營堡虜或敗款嘯聚合套已踰十萬而又加以山西宣大寧固之糾合則又不止數倍我以一鎮不及三萬之馬分守一千三百里之長邊又無他鎮之援助其強弱衆寡之勢不大相懸乎職又念太倉告匱不敢妄議增兵矣惟增馬一節萬萬不可已也查得本鎮所收夷丁堪戰與家丁衝鋒者凡二千餘人俱無馬匹可騎旣無馬匹則與無丁同也今正兵營馬僅二千左右兩營不過一千以此孤弱之軍期必勝十數萬之虜必無幸矣合無請乞除見額之外量增馬二千匹正兵營一千左右營各五百准予市賞銀內動支買補則營伍有上駟之光士卒鼓先登之

氣誠如科臣所言以二十萬餉士可以長驅虜庭况增馬而較餉士不過二十分中之一分其利更便宜也如謂增添溢額草料不敷則姑待款后不妨陸續議罷亦一時權宜之術也伏候

聖裁

一重搗巢以收全勝臣查

會典內載搗巢之功與血戰同臣又聞兵避實而擊虛故攻無備出不意神出鬼沒迺可以收萬全而自立于不敗之地今或款事不成能保虜不犯搶但虜之來也勢重則蜂屯蟻聚銳不易當勢寡則雨去風來速不可及藉令堂堂正正與之相持幸而殺傷相當又幸而薄有斬馘此皆不足以屈其力而擾其心也虜雖犬羊所最愛者妻子所最惜者牲畜所最畏者冬春之搗巢彼其情甘罰服乞哀叩關而願款市者誠恐一旦搗兵之四出耳今茲秋高馬肥我姑堅壁清野觀其聲息進則困之堅城退則邀之狹隘使無全害亦無全利然後養威蓄銳少持冬春臥鼓啣枚屢出而屢擣之晝備則夜搗晴備則雨擣東備則西擣而又樓舡下瀨繞出黃河陸備則水擣彼苦于兵至之無時復苦于避兵之無地則其勢又不得不乞哀求款如謂擣巢爲出不意非勇也則虜之入犯何莫而非出我之不意乎又謂擣巢不得與撻伐同功則衛霍六出匈奴亦何莫而非擣

巢乎蓋古之出塞即搗巢之別名故舍擣巢必不可以服夷虜也今反復講折肯聽一年一市之賞亦必防其詐而嚴爲之備如聽而有犯消息則且戰且守剿擣並舉果其有功仍照會典優叙庶幾擣戰同功一例升賞則人人用命而犁庭度幕可長驅矣伏候

聖裁

一亟升賞以鼓士心臣聞計倪之告勾踐也曰官位財帛爲君所輕刈命投死爲士所重迺君不肯以所輕予士士安肯以所重事君由此觀之兵之勝負實在賞罰嘉靖間該兵部題奉

欽依凡勘功宣薊鎮限一月以裏遼東山西限二月以裏延綏寧夏固原限三月以裏甘肅限四月以裏

國家叙功抑何速也又該督臣李汝題奉

欽依以后九塞衝邊閱視年分一應升蔭職俸悉照十六年題准則例分別議叙如遇有搗巢奇功另加優叙以請

特恩又非前例之可拘者

國家賞功又何厚也今查本鎮自孤山高家堡失利之後將士同仇拚命出塞大小數十餘戰剿殺

二千餘招降三千餘殺傷回套而死者不下二千人

國家二百餘年從來各曾敗衄未有如是之多者即郊

天肆赦告

廟冊勳以風示四夷激勵九塞使知

皇上之威如雷如霆

中國之兵如風如雨其誰曰不宜迺有已題過者遲未行勘有已勘過者遲未覆叙若以邊功爲可有可無之事而以賞功爲可緩可急之圖致令應賞者借盡市本應升者不繳半綸夫應叙不叙則正賞因之不至市本因之無還應升不升則有功因以灰心無功因以掉臂今款或不成又當復戰戰勝又當復賞復升則誰肯以萬死一生之功付之流水哉合無

勅下該部查議將本鎮前後出塞功次已經勘明者即爲題叙未經覆勘者即爲題勘其各該升賞速行

頒給仍將借過撫賞市本作速補還庶受賞者可以再戰賞功者可以再借邊臣得以便宜從事相機應變官軍可藉以鼓舞秋防可保以無患矣伏候

聖裁

一禁鄰虜以孤敵勢臣聞兵患益敵謀貴伐交故充國之策先零以爲夷狄之勢分則

中國之威振元昊跳梁終不越中國一步者以角厮囉等族不附而掩其后也今西北諸酋皆小王
子苗裔大分三部控弦十萬環河套而居者爲吉囊也東西哨散牧宜大薊昌山西諸鎮者爲掩
峇也切鄰寧夏繞出賀蘭山後北接大漠者爲木那漢台吉也是三種者平居則分部而領各鎮
之賞有犯則易隊而乘各鎮之虛詰責之則曰彼犯順之夷非我部也減賞之則曰我恭順之夷
非彼部也變幻如黎丘之鬼迭出似擾楚之吳如前年孤山之犯面貌服色大半與套虜不同及
細訪之明是各鎮虜助逆臣奉

勅書原有睦鄰之義今亦不必盡言之也第今套虜失款勢必號召三部大犯旣飽搶之利于延綏
作歹而套虜又不幾代爲各部掩奸乎乞

勅兵部詳咨各鎮撫臣同爲

王臣恪遵

勅書救鄰之文嚴諭各路將不許沿邊夷人相助作歹如有仍前暗助者許職密訪真確指名參革

路將其犯搶賊夷裁去撫賞庶黨援之謀息而套虜可以長安靜矣伏候

聖裁

一寬文法以責報効臣聞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故二卯何傷苟變三敗不掩孟明我

國家敗軍失守之律重輕大小度之情法載在

會典不啻星日誰敢執三尺以徇之乎但百勝之將自古爲難三宥之條于今爲重如堵截之縮胸宜徵也當論彼己之衆寡應援之逗遛宜嚴也當論道路之遠近出沒之縱橫宜坐也當論搶掠之多寡前鋒雖挫當觀再鼓之何如后勁可原少寬前矛之偶衄曹沫奮三北以成功李廣差六級而自剄寬嚴得失之故略可見于前事矣今款或無成勢必復戰戰而勝自當照例全叙即不幸有小小失亡亦須權其事之大小情之重輕虜之多寡時之久暫如果守備不設烽堠不明臨陣怯當矢石臨城莫效捍圉自當如律究處脫事非重大情有可原合無仍令戴罪殺賊以圖後効統俟事定之日提衡總論如罪浮于功不妨併追既往之辜功掩其罪自應薄賞目前之績若功罪相當則前案旣以結明后功不宜抹撥賞罰不妨並用以示勸懲如此則邊將啣

恩自當以捐軀報

朝廷矣伏候

聖裁

臣按邊將失守之律至重虜人所習知也故邊將之權爲虜所操若曰我一犯搶爾罪且立至而邊將亦啖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不出於所轄之地常嫁禍於鄰者故此疏以寬文法爲要也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九卷

萬曆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兵部右給事中侯慶遠一本遼師新殞虜勢益熾懇乞破例發助以拯危鎮事屬者

陛下念遼急擢李如松於廷推之外而授鉞焉如松感激殊遇思立奇功以圖報塞遠出搗巢中復殞命雖輕率寡謀然而忠壯之氣不愧臣節矣

陛下深加悼惜令廕恤加等則君臣之間兩無負焉因

特命李如梅馳繼兄任收拾部曲扞禦狂狡如梅啣

主恩之不替痛兄仇之未復必且灑泣登壇臥薪嘗膽上酬

隆眷下振家聲矣顧如梅信才勇必使之百事應手而後可責其自效今遼備有一足恃者乎憊於東征之役氣奪於累敗之餘士馬耗單械儲匱竭烟火幾絕壘壁半圯加之變異時作人數駭驚虜衆東西合應動號十萬控弦南下目無全遼欲戰則無具欲守則無藉即易數師何救乎顛蹶

哉臣與聞戎計憂心如醉當食投匕中夜輿念思欲張遼而無術也獨念蓼苔雖續骨之膏拘繫非振衰之略遼困已極將不成爲鎮倘復有所顧憐惟有待盡已耳無望蹶然起矣臣不揣輒謬有所陳說竊惟撫鎮同有疆場之任勝則分功敗亦均罪往者擄掠東偏亡失無算臣以力果不贍未敢苛責撫臣今如松又告殞矣東隅已失桑榆莫收何得令之擁節如故也宜罷張思忠以謝遼人簡才往代可以一新耳目而聳驕虜玩易之念東事邊壤一時遼中在事將領稍錚錚者悉以咨偏裨而下承乏者多宜於督撫按臣大加甄別易置之不得姑息旁搜雄俊之士布列巖城責以折衝毋使庸懦者混雜其中以玩愒時日隳頽邊事遼馬大耗本鎮少產昨請太僕寺馬四百餘匹兵部持其疏久不覆毋乃太纖嗇乎宜發寄養健馬二三千匹以濟急用如懼虧額數改歲增派本色固不難補足也欲完備必益兵益兵必益餉遼弊若此安得尙守年例宜例外發銀十餘萬以充懸幕芻糧之費待東事平寧卒歸原伍而後通計議減李如松以死事徼異數行間誰不感泣者亦因而推廣之凡死倭死虜將士悉薄上之從優恤賚無微不錄則敵孤戴恩而恨賊不思厲刃以刺其腹者未之有也葦爾遼地生齒幾年來戰死者轉徙生者荷戈東行者十且四五乃老稚疋羸舍其耕牧以快輓運遞送之役額額無休時至繕壘修堡一息弗遑安望

攘臂而敵乎宜令撫道諸臣拊循存問凡可以佐民者曲細條列以聞不過再發

帑金十萬而遼民有起色即百役無怨咨矣夫遼地故稱左臂爲至重往往抗撈矣然猶以長邊兵少而稱急今重以倭防四面皆勁敵支吾困頓爲尤急且夫大將連喪敗北之氣急不得揚虜再得志橫厲之勢益不可制

陛下任如梅甚專望如梅甚厚必思所以充其氣力利其牙爪以堅戈城之烈而彰獨鑒之明豈徒取其兩手之健乎哉伏冀

勅下施行遼左幸甚

臣聞山有猛獸蒺藜不採李成梁父子一門貴盛驕淫縱恣則誠有之若使畢力於遼其財可以養死士其俗可以通問諜周官所謂以任得民孟子所謂巨室爲政是亦威名折衝之用也而言者以抨擊爲風力至於李如松身膏戰壘猶不少原必盡散其群衰其勢而後止於是李成梁奉

朝請而鐵嶺之燄冷矣何以不生戎心耶且舉朝所爭謂其棄地猶是撫順之外平沙絕漠一片石田耳以視全遼淪喪何如耶夫季李以遼資其扞蔽不猶愈於亡遼之後委榆關於西虜耶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兵部尙書蕭大亨一本巡閱事竣聞見頗真敬陳切要事宜仰備

聖明採擇以利疆場事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視陝西道御史王基洪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陝西巡按王基洪具題蓋謂甘肅孤懸天末處處鄰
虜戒備猶宜豫圖是以閱歷事竣條議改設將領以重機權等諸事皆係博採真見悉出謨謀深
於疆場有裨相應開列前件覆議上請

定奪施行

計開

一改設將領以重機權 前件臣等看得改議將領以重機權一節先該督撫官徐三畏等條議
本部覆奉

欽依業將西寧叅將員缺改設副總兵統轄鎮海碾伯三路遊擊遇警彼此應援已經改擬責任通
行欽遵去後無容再議所應另給副總兵關防一顆事係禮部相應移交鑄給其遊守等官悉聽

提調載入

勅內相應另議至於每值秋防令礮伯遊擊暫宜北川興屯防禦可免議增沙塘守備一節查得近該甘肅巡撫周盤條議將礮伯遊擊改駐沙塘川其礮伯地方遼闊番土雜居且多刁悍已將西寧通判移駐礮伯相應另議伏乞

聖裁

一更調官軍以資緩急 前件臣等看得更調官軍以資緩急一節大率爲地方保守全賴將領故將領駐札當酌量冲緩以便彈壓今日松山恢復以來設將增兵各處信地分守非不儼然碁布足稱捍禦茲者議設東西大遼業已告成虎老城又在改設移將添兵事俱經始由此權衡松山清虜二處今係邊內且兵馬頗多似屬少緩阿壩永安二堡功近虜穴且兵馬單弱似屬少冲及稱金塔寺堡孤懸邊外非直貢賊要區而以三千餘之蒼赤委之虎穴誠非得計議要將阿壩守備改駐靖虜靖虜叅將改駐永安金塔寺堡官兵掣入臨水堡堵大河口此皆移緩就急扶危即安之意均應如議但遷改將領及掣兵一事尤貴周詳應行該鎮督撫衙門再加酌量更調駐札遷移防守務求緩急相濟斯爲萬全伏乞

聖裁

一議修邊寨以固疆圉 前件臣等看得剏修邊寨以固疆圉一節大率謂甘肅近來海虜生聚日盛火永新結盟好勢甚叵測所恃以防範者惟在邊牆城堡而已今查鎮羌黑古城野麻灣并索橋等處或爲通海要路或係運糧孔道岡峽斷續或城堡曠遠此皆緊要邊處所議要於西方鎮羌之間剏建橫邊一道密建墩垣以傳烽燧黑古城拉莊浪一帶山岡澗峽處所相其行勢剏絕深險添墩使烽火相望野麻灣并索橋北岸各剏築堡一座內各議防守官兵約百名仍查少緩去處摘撥派夫俱行各營衛議至三年方求底績此誠思患預防綢繆桑土之意應行該鎮查照原題事理悉心料理應剏築者即爲剏築應添設者即爲添設限以三年之內起完工程俱行閱視勘叙如有未盡事宜不妨酌議另行請期內固封域外邊虜衝斯爲長策毋得苟且塞責徒茲煩勞伏乞

聖裁

一合併冗所以實營伍 前件臣等看得合併冗所以實營伍一節大率爲邊臣軍士原爲哨探征防而設非衛所署印征糧所可役占者今肅州衛先前止伍所自歸并邊外威虜衛以來始增

七所嗣後千百戶等官犯罪甚多大半停襲以致掌印乏人故每年不得已而將該伍印派撥操軍十名署印掌管催糧等項又占營軍七十名虛糜糧料三百六十餘石致使營將防軍僅存千餘當此孤鎮狡虜竊窺之日而可使該衛役占軍士徒糜糧餉一至於此委非法體茲者議要將肅州衛原併中右所併入前後所中併入後所其二所料草事務俱聽前後二所分管所遺千百戶所印二顆百戶印二十顆俱繳禮部原占營軍俱回營征操此裁革冗費之至計也應如所議移文督撫衙門欽遵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一 仲明屯戍以強兵食 前件臣等看得仲明屯戍以強兵食一節大率謂松疆沃野千里儘堪開墾以資兵食但地居邊塞必勸相軍民人等設法招來耕種方可成業今止莊浪一處已經開墾彷彿中土其餘涼永一帶俱係平臯沃壤悉皆棄而不耕且紅水三眼地方近經創築永泰城堡改設兵將屯種一事又可次第舉行議要嚴行督撫將新疆未墾荒地派給屯軍先給與牛具種子銀二三兩督率耕種如有附近軍民願種者先給開墾三年之後始行起科至於所稱本省及各省及附近地方凡有壯丁犯罪免死充軍或永遠或終身悉發河西屯伍各衛於近城堡地

方預繕軍房百餘間本軍到日即給與房地種子令其開種亦三年量行起科五年後半充餉半納子粒及十年後成熟數多不犯別罪永戍者准終身不許歸籍終身者申明釋諭聽其去留原領地土另行招佃如有恃刁廢棄者按法懲治該管官員不許科索見面陋規務至屯政大舉戰守無虞改戍之條方行請罷此術文武將吏果能著實嚴行則松疆兵不求多而自強餉不求足而自富真所謂兵於農以守爲戰者此也但此開墾留戍以實邊塞二事節經撫按條議本部覆奉

欽依俱已通行不啻三令五申矣今復條議前來松疆地土必係堪種沃壤相應移文該鎮及將遣戍事行各省直撫按衙門備查先今題議事理悉心料理著實舉行務裨荒蕪盡闢兵食兼資不得視爲故事仍前拋荒如將領遇有改戍及在耕種人等科索常例并不用力督率軍民開種者撫按查實不時從重參究每年終仍照先議通申開墾若干分別數目以課殿最伏乞

聖裁

一選用班軍以資實際 前件臣等看得選用班軍以資實際一節大率謂班軍原爲衝鋒破敵而設非徒爲供役使而虛糜糧餉者自先年督撫謂河東班軍無裨實用議令撤歸各衛將月糧

扣解河西以備招募本部覆奉

欽依已經通行欽遵日久今具題稱河南各營堡缺少家丁每選流寓無籍之徒致使任意去留桀
驁無狀至於土著班軍內有驍勇堪用者反置不用徒附名隨操止供役使軍餉均屬虛設議要
自今以後行令撫督衙門嚴行各省該道將凡缺少家丁不必再招募前項棍徒即於該衛班軍
內有技勇堪用者遴選充補每月亦照支糧銀七錢其原食屯糧三錢二分招佃種納以充儲餉
如此庶軍不致空閒而餉亦不致虛糜無籍桀驁之徒自可漸消矣應如所議移文該鎮查照施
行伏乞

聖裁

一明僞款以昭威信 前件臣等看得明僞款以昭威信一節大率謂邊臣禦虜惟戰款兩事而
已如虜會乞盟出自真心寔見得是即與代請許款可也如陽爲恭順陰懷禍心灼見其非卽與
斷絕議戰可也若或將信將疑畏首畏尾而因循不決無論有失堂堂

中國待夷之體且起虜疑畏之心邊釁反從此啟矣是以去年六月內該督撫目擊河西虜情極陳
勢窮必變之狀乞要比照各邊姑示羈縻若款不可尙當增餉特請

廟議本部謂虜會乞款誠僞酌據事在彼中已經覆奉

欽依備行該鎮酌量可否另行題請去後令 臣巡閱兩河洞見虜情大非昔比在火落赤雉於青

海始猶兵力單弱今則生聚日繁矣始與永會構隙今則二虜唇齒相依矣聚衆幾於五萬而諸

番尙不與焉然各會年來獨不加於西寧者蓋因數年之款爲約可必得也今火會之乞盟已幾

十年至今未經一款使彼犬羊覬覦之心幾於望絕怨深我之枝梧已至勢窮理極誘哄既久蓄

忿益深將來兩河之危勢所必至邊疆之責者可不一言以決哉或款或戰即曉然明示四夷使

中國之威福并可行也至於增兵增餉之議雖時當匱乏不可輕議然而虜情叵測則又不可不先

圖以備不虞按臣之言誠憂深遠慮今日之急務也合無移文督撫衙門查照先今題議事理悉

心計議備查虜會之乞款是否真誠許款是否可以永保無虞務要內不失

中國之體外不墮夷人之計不然即嚴飭道將等官勵兵秣馬各保地方不得因虜乞款有弛武備

致失事機如若兵餉不足先期委曲設處亦不得因循悞事惟求萬全斯爲完策伏乞

聖裁

一衛西番以固藩籬 前件臣等看得衛西番以固藩籬一節大率謂西番錯居邊外不啻可以

作我藩籬且以茶易馬蓋有益於

中國已非一日矣令每被火會虜掠牛羊婦女惟其所欲番族之被虜害也亦已極矣夫甘涼洮河地俱係邊塞向來虜患惟幸有此番依附於我衝鋒陷陣少藉屏翰顧乃坐視其斃而不爲之所將來番必盡爲虜收無論茶法無所施且我藩籬亦盡撤矣他日番虜合併而來兩河之患可勝言哉茲者議要挑濠打榨以敵強虜先救目前之禍於要衝去處量爲築邊平曠去處量爲築堡以保番族如或虜衆大肆侵掠則鄰近兵馬爲之堵勦也誠抑強扶弱之仁應如所議但邊外增築城堡事貴周密相應移文該鎮督撫衙門查照題內事理將前項工程作何修築錢糧作何議處有無便益作速議妥具奏以憑覆請定奪施行伏乞

聖裁

職按甘肅夷落之情戰守之備此疏犁然具矣要在衛西番以防火虜令番與虜自相讐殺而不至於相合卞莊刺虎之術充國携羌之計也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

兵部一本爲建夷密勾西虜逆形叵測乞

勅遼臣嚴加戒備仍速議接濟兵餉以防內變事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薊遼總督王象乾塘報爲夷情事又准遼東巡撫李炳塘報相同等案呈到部爲照奴兒哈赤以建俘餘孽包藏禍心吞併隣夷招納之叛其勢炎炎日長實我

國家肘腋一大患也今歲五月內奴酋差男莽骨太帶領萬衆修復南關舊寨逼近開原彼猶有詞云謀住牧也未幾又領七千騎擅入靖安堡聲言打圍開金台失等有備而去彼或有詞云仇北關也又未幾而領伍千人扼撫順關上脅索邊吏蟒段牛酒而去彼又詞云索參價也形勢雖甚鳴張踪跡尙爾詭秘固未聞敢肆然無忌以攻城掠地之謀告於西虜今據通夷王小斯等所稟報何如哉據譯稟稱奴兒哈赤會我們宰賽煖免各西夷頭目說開原遼陽地方俱是我的你西邊頭兒們都隨著我搶得人畜東西都與西邊達子我只要地方等語是明明叛逆

天朝蓄謀逞言出於通夷之口若在疑信然夷語不誑且此曾深謀秘計其機括不出稟中數語非宰賽輩所能譎張安得而勿信乎宰賽煖免幸而未從且輸其情以告我然夷性不常賂重而言甘則聽之安保其終不從乎彼其若順若逆以懈我倏出滅沒以勞我而近日又築牆柵自衛委

棄田穀倉皇斂避以示弱於我今果勾誘西虜告以密謀其謀必發發亦必不允矣夫豈不可啟
寇亦豈可玩爲其過而玩之也毋寧過而備之臣部近所覆依督撫按臣條議增新兵以駐防兌
寺馬以應急添改三協將領以便統馭議伏河西虜款以養兵力及諸防守機宜略有次第然而
不敢謂足恃也以此三十餘年之蓄積吞食海建諸酋而盡得其精銳招納中國之徒爲之翕侯
中行而教其改守而我以謀論甫定招募甫集將領甫擇戍備甫設掣肘而未就緒者敢言滅此
而後朝食乎乃今遼開二境且以守爲善策而急儲芻糧處置援兵以待之如奴酋畏威侮禍仍
前雌伏吾且示以漢過不先毋輕言戰賊果大舉我之險固已預犄角已成一切軍中機宜聽撫
臣自爲料理毋從中制毋從旁撓然後可望其有成實若疎備弛防猝致不虞則有軍正之三尺
在伏乞

明旨一申嚴之而已再照薊遼一體均在總督重臣之所節制遼薊互援載在令甲而無所推諉督
臣未雨而徹桑先事而綢繆慮至熟也建賊一動決非河東獨力所能支則鎮城之銳兵不得不
出於關矣兵行糧從呼吸難緩近聞薊門軍士三月無餉衆口嗷嗷使之登陴自守尙恐其擁主
將而呼庚癸况欲驅之二千里外絕塞苦寒之地出死力乎今年計部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餘

萬不足度半歲之用九邊惟檄如雨而左藏罄懸實無以應問寺之藏今歲薊遼二鎮動以三十萬近以

瑞王婚禮又借動九萬而問庫幾空使太倉太僕同時立盡不待智者知有蕭牆之禍矣計部近上設處及推征拖欠二疏業奉

明旨恐涓滴未足救車薪而涸魚不能需東海今兩鎮之額餉及客兵月餉急在燃眉斷不可緩者也臣部疏乞會議一節未蒙

聖聽此時更以泄泄從事竊恐強敵外乘悍兵內噪邊臣能無封疆臣部能無職守獨如

宗廟社稷之重何哉既經該督撫塘報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行督撫該鎮道將協心防禦毋得

玩寇弛備責有攸歸臨時應援撫勦機宜悉聽督撫盡心料理毋得阻撓致悞接濟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會議理財足食長策務殫所見仰候

聖裁則封疆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臣按此三十七年事也後八年而會難作此疏爲曲突徙薪之謀矣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廣東道御史李若星一本爲卜曾抗

旨回巢悍不就封辱

國損威義難姑縱懇乞

震斷亟

勅邊臣上緊區畫勿再延緩以啟戎心以保封疆事據宣大總督涂宗濬爲卜曾請詞封爵禮部議

覆隨奉

聖旨卜石免准襲封順義王寫勅賞大紅五彩紵絲蟒衣一襲絲緞八表裡把漢比妓旣素效恭順
特准封忠義夫人還賞大紅彩妝獅子衣一襲彩緞六表裡西僧哀乞蓋朝兒計刺麻俱准授都
網名目其餘著兵部議行欽此又據兵部覆題隨奉

聖旨封事旣成五路臺等俱各依擬陞授以示獎勵其一切修備事宜著行與督撫詳議行又該臣
爲虜封在邇凡事宜慎懇乞

聖明洞察屏絕浮議嚴杜陰謀以成款局以重

國體等因隨該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爲虜封未妥成命久懸謹陳操縱之權以存

國家大體等因大略謂序班王弘憲資捧

勅封已到邊矣諸會四散委

君命於草莽藐王章而襲

國體當收回成命先行褫爵候彼叩關誠請徐與原爵此一議也又據兵科抄叅大略責督臣當各

虜回巢之時何不一面申請使天使已行而止於途次乃左支右吾以封事仰鼻息於虜人且語

多曖昧甚非重臣磊磊落落真以

朝廷之大事爲己任者此一議也夫二議者深慮

中國之體統不可再褻虜會之要挾不可再逞非經國籌邊之確論耶豈敗局之浮議耶宗濬捫衷

細思當悔從前之虛張聲勢玩弄虜人於股掌上者果三表五餌之神籌耶又悔今日之預筭衆

口恐揭朝紳以圖遮護者果陽施陰設之玄機耶當洗心易慮從重料理邊事又當虛心酌議從

頭妙運兵機勿聽卜素二會乍嘖乍喜謀家事而悞

國事勿聽道臣欺蔽任虜會乍順乍叛藐

王章而輕名器勿駕言我急彼緩之說令奸人計中懈我自固之策令彼潛謀驟發以蹂躪我郊關
勿輕露彼緩我急之意令奸細先洩密謀爲彼嚮導令虜益驕益橫以挾索我金繒勿借口陽故
傲之陰實媚之令虜探我深淺謂中國無人肆黠謾以開邊釁勿致塞上原是一情形塘報又是
一情形

朝中窺破掩蓋機竅互相叅商以禳禍倘春間卜會不赴邊領封必責之以大義彼謂背恩寒盟閉
玉關以謝之虜亦何辭近聞陽和等道報新按云三四月間可以結局如三四月間便可結局則
諸臣便掩口不敢道虜封一字何忍同室操戈以取敗耶但恐又是已前延推故套今日說明日
虜封可成明日又說後日虜封可成今年說明年虜封可成明年又說後年虜封可成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延至五年不定直若漫不知有封事推得三娘子逝矣而封事尙無歸著說趣三娘子
在日多方結局豈遂至今日之散漫不可收拾乎及今齋

勅到邊傳調卜兔五路臺吉來迎受封則卜會與衆會以冰凍草枯爲率衆回巢不候

封典悖謾極矣豈但如督臣云有可疑之形已哉其或聽閑弁山人交通達虜勾引挑釁督臣既訪

有實跡即當指實糾叅明正

天法以寢群奸之謀以褫陰逆之魄又何云迹雖已形而事尙未遂懼彼傳播流言遣亡命小挑虜
會遂隱忍不一擒勦是閑弁山人尙不畏督臣之威其何能令四夷畏威戒無犯邊耶閑弁山人
交通外國尙不肯乘法嚴誅其何能擊單于之頸而馘月氏之頭耶如必待事成而後驅除是縱
虎狼負嵎挺而走嶮然後呼衆持刃以攫兇鋒其將及乎又云虜性犬羊非我孝子順孫但當順
其性而羈縻之治以不治鎮之以靜以養尊嚴之體何異虜薄城下尙效王欽若之閉門誦經以
退虜耶又云抱

王封以待虜鯁鯁焉惟恐其不受惴惴焉惟恐其不來求成反以敗求速反以遲非計之得也獨不
思今日王弘憲之齋

勅到邊豈

朝廷無故而輕擲

紫誥於夷荒耶抑宗濬爲虜請封然後遣

天使以出關耶宗濬又云其濟也

皇上之福不敢居功其不濟也自己無所逃罪傍觀者不必代臣憂善畫者不必掣臣肘禍福爲一家之禍福與朝紳毫無干涉即不幸款事敗局宗濬一身便足償莫大之重罪矣豈知雲中上

國家肩臂重地自封款以後凡四十年幟帳覆野飛騎錯落虜會雜居堂奧之內咫尺

神京倘卜會跳梁直搗長驅烽火達於甘泉勢必震驚

陵寢貽憂

君父虜騎南牧大河以北無堅城勢必中原擾攘嗣是虜有異志乃

君父之憂亦海內之憂忠臣義士鯁鯁過計蓋代

君父憂耶代海內憂耶豈暇代宗濬一人之私憂耶從來邊事虞中樞掣肘不得便宜經畫坐失事

機今宗濬秉鉞疆場已經幾年前請便宜

皇上即准便宜夫

皇上未曾掣宗濬之肘其餘大小臣工又誰掣其肘耶夫幾年不掣肘祇博卜會一至邊外詭邀

勅封輒掉臂以去其效不效見矣倘不許傍觀者開口先以無根之言箝之然則必俟卜會五路伺

隙進兵揚塵亘塞聲弦雷鳴後獻禦虜之策繩督臣之罪其亦何救於成敗之數乎今宗濬恐遲

封事輒具疏不欲人言而人故難於言不過以格封格賞虜必蠢動邊事從此日開

國家從此多事從來事敗宗濬卸其罪以加言者曰我原不要人言今人言便敗倘人不言必不至於敗豈知先言之使宗濬儆醒勿姑息養亂以捭三娘子者捭卜石兔勿使三娘子既逝之後而又有卜石兔之桀驚勿使卜石兔變革之後而又有踵卜會之狡悍者或者反不至於敗倘宗濬執固不悟我以圈套愚虜而虜亦以圈套愚我督撫以機術愚將官而將官亦以機術愚督撫將幕以虛情欺道臣而道臣亦以虛情欺督撫督撫以虛情欺按臣亦以虛情欺

朝廷若已前之故轍於是兩相愚則兩相悞兩相欺則兩相蔽勢必敗盟誤

國安能令卜會五路懷德戢志調聚部落恭承

龍綸以無損我

天朝之威令哉設邊事輒蹙眉痛心不過曰兵羸餉匱非難於任事倘宗濬實以虜情入告

皇上未有不赫然震怒思處餉處兵犂虜廷而掃腥氣豈能討倭討番反不能討一卜會耶夫卜會

挨我虜亦以虜勢猖獗視我兵弱豈知承平日久不曾整旅詰戎果有警報一呼雲屯鐵騎外馳

步兵內集而拔山超海之雄列旗影以舒雲橫劍光而轉電窮廬膽落而兇黨立剪何憂無兵卜

曾挾我又以邊餉不繼大肆誕謾豈知太倉問寺雖以平倭平番盡罄舊積然

內帑之鏹如山黃白之色不辨猝有警報萬縉立就開封椿以享士輯漕儲以餉士卒飽馬騰氣擁
玄雲投袂搴旗勢橫宇宙卜會小醜殄滅無遺何憂無餉以我

朝全勝之勢受夷虜輕侮之辱恐賢臣清夜思及亦難甘心况臣等憂

國憂邊寧忍不一言以激發賢臣拮据勦勦以抒

聖天子宵旰之隱憂哉雖然臣與督臣有知己之雅何忍輕議幾事以撓邊臣但臣之愚見總以邊

事未兆易備已兆難圖始作禍淺已成禍深今卜會情態屢變志不在小一旦大舉深入攻堡陷

陣警擾騷動中華黎庶恐不得安枕而臥矣如止貪我布帛財貨尙可言也設不幸別有他志尙

忍言哉恐督臣此時禍且剝膚不可追矣威遠肆侮姚信敗謀虞岑失機張俊殞元前鑒不遠宗

濬尙不可思患而預防耶備未兆圖始作是在籌邊者矣若曰因人言而杜門思弛擔而引退避

事避之實証也竊料宗濬必不然矣臣本愚戇不諳邊計第目擊邊患將有燎原之勢披瀝忠告

君父明與邊臣質之實欲盡同心共濟之誼耳其餘一切機宜聽督臣自行籌畫臣未敢深言以掣

督臣之肘矣伏願

皇上亟渙宸裁嚴

勅宣大督臣涂宗濬勿以前見延緩悞事自貽噬臍之悔併

諭撫鎮道將諸臣同心戮力蚤完封局邊疆幸甚更

勅新按臣凡塞上有隱情不妨明白中奏宗社幸甚臣不勝悚悞懇

禱激切之至

臣按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備之即有備何論虜受欺之遲速也今以虜之受封爲邊

疆安危大計外矣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遼東巡撫張濬一本爲敬陳遼左迂計以俟

聖明察覽以效萬一補報事職每讀詩至近梁發笏諸篇忽然有深思焉又想古人投宿一夜不忘

報主亦須歸庭滌盥而復去職荷

皇上浩恩採葑則賜環憐病則賜□此即父母之育殘雖止八十三日僵臥則幾一年若入關之日

愬然無言將恐婦人不如而又必古人之罪人也顧職所欲言者無他亦不過申言其所已言而已職觀今日內外諸競談遼事多屬風聞雖出入遼中而事不關心言有所擇亦與風聞無異即如北關東建二會之覺言人人殊要皆聽聞所收忠益所發其云北關必救職亦言其當救職有屢疏屢揭又有密書詢問本兵言兵餉日剿言救委曲頗具疏揭書劄具存可覆奈何九邊多故無可挪之兵太倉久匱無可湊之餉而其議未能中窾其情未能如願也今奉廷臣借銀議允遼得與分二十萬萬以勾當東北一役但此一役也

一則情僞之當稽其稽云何去年奴會往犯北關他不必贅如報清河耀甲八百及再查之止有揀舉之空文也又報奴會糾合宰拱二十四營達子燒燬北關屯寨不許其數掠殺會部男婦三四千有餘及再查之止有字識之漢筆也本年正月之內又報奴會兵馬已行三日而清撫之間奴會切近之處及查兵馬果否已行而清撫不知也又報奴會將各寨馬兵盡已喚去正月二十九日起行往攻北關親見步兵在前馬兵在後大約五六萬有餘時已盡將北關山頭占定開原烽火絡繹沓至職商鎮臣先發烏銃火器手前去旋撤各路防兵及標兵營兵及遼開等兵共萬餘人奔波數日該道復有上兵暫住懿路之文而今報又云奴兵未至又云莊南送親則亦會部

覆謬之支詞也職當屢報之頃即與鎮臣商說奴會既到撫順訴苦北關將恐官司信了必有一番烽火惟奉近議不可不救職言不數日而警報果至乃烽火又只如此諸臣謂其卒如職料而職安願有此過料也是東北之情形近在開遼尙爾恍惚况乎廣寧即廣寧有聽用官萬里候等奔告職曰奴會已圍了北關乞旗督救職笑而遣之且毋須汝迨至事定職詰里候等官前日云何里候等但云廣寧嘵嘵而里候等亦嘵嘵也廣寧驚駭如此乎京師職遂念昔日兵過黃河猶拒告密其故在內而箝制其外今日奴爲神物紛相挑演其故在外而搖惑其內幸該道老成能懼事而尤好謀也職所可知者北關開原覬覦東夷參貂東珠之利因而計誘北會致之寨中業成騎虎之勢故其心不能一日而忘東奴會忿詭叫號若曰我本東夷臣孽北關是我會半分其父屍之會一旦負我害我又挾中土凌軋我故其心必不肯半而不能一日忘其所不可知者熱中有功名之妙算到庖有擲唾之隱憂就中有頃擠之可著意難言也所以該道不易動也乃職所謂情僞之當稽者此也

一則利害之當審其審云何北關之所守者廿餘里之邊也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北會皈依開原無有他逆是北關之心固不可失也失北關之心恐三十餘里之邊不靖也東奴之所守者九百

餘里之邊也成化丙戌而後東會謹護遼陽無有他犯是東會之心尤不可失也失東會之心恐九百里之邊不靖也使失北會而會窮無歸將必入投開原而開原似不得爲逋逃主也開原不受當必投之西會而西會後添一患矣又使北會不能逃或爲東奴不滅則北關之地必爲東奴之地東奴黠甚而又強可曰亦猶北關居北而已乎如北關救全矣東奴之心失矣或必即移攻北之會爲攻開遼之會當斯之時赫然之怒大師之克非不可已奴會山險林密蒐索方可徐圖非遲歲月未必盡殄所憂東建之東窮荒□際渡江而去師老會逸我兵言旋會復還集再征再逸事或有之成事在人主果之功庶乎可期職特不容不悉此會之變耳乃職所謂利害之當審者此也

一則救勦之宜密其密云何奴會擅東方富殖啗餌遼人而遼人久爲所用故遼中舉動全知厥後小則疑怨大則興戎我師未出彼防已預兼以遼兵遼馬遼餉奴皆習之易戒害成不可不慎人謂奴會可以虛聲聳服不知奴會者也乃職所謂救勦之宜密者此也

一則兵餉之當另集何云另集救勦一行二會已隙遼中九百餘里之遼看守元藉將必時有騷那移應防兵馬經還動經千里一旦調發恐不濟事先期往成恐誤西邊如今正二月草枯料

嗇馬瘠兵餒往返空馳人人訴告頃者援兵正三百餘人出住北塞甫閱數日北會怨詈却說漢兵將他鷄狗羊豕都喫盡了麾之惟恐不去北會且又吃餉開原道詳到職職批姑量應之夫

中國無碎穀之兵馬北會有仰澤之枯魚只靠現在兵餉何能周給乃職所謂兵餉之當禁者此也兵餉原積救則實救勦則實勦或先令金白二會從北兵東以激奴會之出關或令大兵從清托而入直搗奴會之巢或走奇兵從橫江關道星夜遄迫以出奴會之不意或浮大衆於朝鮮絕海而防以防奴會之遯去固一策也是職所云宜救者救即勦也當不遺此策也如虛聲而已適以召寇而速戾計豈得乎職愚每想此事區處可了職蓋頗知奴會器局舉動與夫運籌幃帳者似鮮非常之趣要不過富強爲會中雄受享爲會中冠而且小有才而狡耳若能硬主北關涕泣而女發還逋壻令與奴會三女諸甥仍完舊聚嚴與之約倘或戕老女賊逋壻有討無費萬一奴會背約即以今日數勦之兵馬留在異昨作用未見爲晚此又一策也職所謂不必加兵不必加餉而兩救兩全術自在也何也奴會執負婚匿婿之詞而我始爲塞其詞奴會恨北關之誣捏而我始爲釋其憾奴會好勝在北關之上而我爲之還其好也職故知其必可圖也舍此二策只靠些須兵馬東急那於西西急那於東東西俱急便委於不可爲而徵倖十不可必真有如該道所云

救不成其救勦不成其勦也又安忍以至艱極縮之餉委於泥沙以極疲劇嗇之兵驅於鋒鏑而究其故止爲此北關守一老女防一逋婿若老母遽死逋婿遽死奴酋亦死守防猶有歇時若女死婿死奴酋不死而北關之禍固終蘊崇也比禍蘊崇而我救援之兵餉可暫停乎矧不止一北關而又增出遼陽九百餘里之遼患乎誰爲遼謀仁乎忠乎職不知其解也職只願實救實勦一創永逸職之第一迂計也乃職全遼之迂計惟在築墻夫遼非秦皇漢武不城之舊遼也遼從求有墻嘉靖中遼撫亦有築墻者其時發內帑開事例築有土墻詞臣郭朴作爲記文豐碑現存記云是年墻成大虜入犯臨墻搖手咋口而退第土墻在風雨中未有十年不圯者欲興此工非石非磚不能久遠而遼固多山多石多柴未其採辦燒造良易遼土多斥鹵而各屯堡城垣皆外磚而內土誰云遼土不可墻也所須金錢如部科之意即寬處百萬之外遼實賴之遼有山澤之利便宜收用職前疏區處亦自有說得此墻城遼有百利而利不可勝數也否則百害而害不可勝數也年年月月無藩無籬擡此軍民官弁試於虎狼之吻有悚惕惻隱之心者可無戚乎如曰墻成而封拜無路陞廢且希職謀所不及也如又曰內外空虛何故遼議大工獨不思薊門微關便須急借百萬金錢亂乃遘已遼之可慮奚翅薊門積慘負痛匪伊朝夕獨不比於薊門之議以出

一方於湯鑊火坑乎臣先年郭墻大同威墻薊鎮彼二武臣耳竟饒爲之令人何得驚視二武臣爲絕嚮也此職全遼之迂計也職誠夏蟲井蛙見誠有限食芹曝背靖獻無他職所附於去歸旅客而敷其欸欸者僅此庸愚耳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亟賜覽觀如果職言少有可錄

勅下該部聽其擬議具覆如不可錄束之冊府職何敢知職拜疏將發適得張國儒遼事佔危一疏讀未及竟置之尋思職與國儒有舊衙門之誼姓名之交去冬成職之去職不欲動氣於嚇鼠今茲關遼之務安得不披心以攻玉而自外於忠告也國儒謂職邀功職有何功豈謂屢議題敍耶此是依樣畫葫蘆之故套所以慰將士也自有按臣勘核職不必至於東北之互搆曩時尋常事耳遼中卷案如山豈前此爲遼者管草會家事未以登奏致省中無錄本即南關之禍東北同仇殺父分屍積屍巨萬曾經題請解忿當有錄在也本兵久羈於鎮平消東北之釁亦非一次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國儒未就問耶不必他稽去年郭佳鎮屢報二曾糾合焚殺邀刼搶奪是皆未曾已質子前之事職疏職揭亦屢及之國儒未及目耶國儒疑臣掣肘邊臣之時職自告病以來開遼道將職未一向職奉

欽依便宜之文猶恐道將逗遛推諉屢亦屢牌諭屢言俱言今日北關有救無二道將等官一聞徹信即要相機援勦毋得空詞往返恐悞兵機文卷俱存一一可按不知國儒何所聞而謂諸臣掣肘觀望也國儒謂職只宜絕口遼事所以爲職者善矣惟職再三奉

旨候代豈其候也只須僵臥一切緩急可並稍置乎嘯柱恤緯君子美之人臣之義處江湖之遠不忘其君職即出遼并州在念猶得言遼而况未能即出遼也職有前疏奉有

明旨著該部作速看議來說欽此乃國儒遂有此疏職知之矣職復國儒者惟此

臣按兵莫巧於用間而奴酋以富殖能陷遼人而爲之偵探故邊方之舉動奴酋無不熟知若奴酋之情形我何從知之哉昔倭事以欺罔誅沈惟敬今數年用兵來一沈惟敬亦不可得矣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遼東巡撫張濤一本東夷賄結西酋兵戎輻輳報紛紜據實奏聞仰祈

廟算併乞

俯示便宜以保劇邊事頃者奴酋狂狡兇悖等狀臣於本年三月初七日已俱疏會題訖乃發之後

一日復據清河遊擊胡從化火牌差報役劉正兒報爲緊急夷情事卑職於本月初一日寅時領帶閣營兵馬前赴長勝堡設防於初四日至虎皮驛地方據清河守堡郭衛都稟稱初三日奴會部夷順代帶領馬達子八百餘騎俱帶弓箭盜甲市井駐劄並無貨物其情形並非常時舉動事關萬分緊急除卑職一面發兵速回清河堡駐防相機防禦請兵設防等因到臣臣當飛檄各路將領並合前調遼瀋開鐵等處據將士協謀併防去訖復於初九日辰時又據開原兵備僉事郭佳鎮呈爲緊急夷情事本月初六日寅時分據通事萬國福稟據鎮北關夷酋金臺失等差部夷投遞漢字稟帖內稱有西邊大虜瓜兒兔卜兒亥宰賽煖兔大小二十四營達子通上馬有奴兒哈赤說他南守搶叫騷夷打北守搶有奴兒哈赤合西邊大虜搶我們有我金臺失白羊骨都督我門兩家合馬法盟誓說過的有奴兒哈赤搶我們未有馬法原說過擺人馬起身搶建州殺他稟法知道有南頭人馬盡數調上防他有他大兵就在初四日上了馬初六初七初八日謹防有西夷三個官兒差達子來對我說要一個頭兒打發達子來說我也不信他我們各屯寨通收斂大城裡了又不知搶我們又不知搶朝各屯寨堡傳與他知道等情到道據此除預先差官分投收斂各屯寨人畜盡數歸入城堡趨避外看得西邊騷夷瓜兒兔卜兒亥宰賽煖兔等二十四營聚

兵犯搶明係奴兒哈赤賄買各酋分搶內地南北兩頭及夾攻北關之計開鉄兵馬數至三千各邊堡單弱分防不足先已請兵今報犯搶情形萬分緊急若非再請發兵誠恐東夷北下西夷相助我兵寡不敵衆自救不給異暇北關合無請乞軫念冲邊虜情緊急兵馬寡少速發廣寧大營并標兵驍健將兵星夜前來開鉄防範詳報到職職會同鎮臣張承胤搜括未經分遣出防之兵落落寥寥難以顯悉恐露全遼形態致爲偵賊所輕量揀標兵二百名正兵營三百名發赴開原併前調發兵二千有奇俱令策應仍差聽用指揮官李性忠持令旗一面督視將兵申明堵勦救助等事尤戒賊或未的毋得妄行該臣及復再思奴酋作祟雖經會題而初八初九之傲息前疏未及臣祇會同薊遼總都薛三才巡按張五典議照近報再一披陳臣等竊憂奴侵北關止開原一問而清河欵市從來不容干戈之地奴陳多兵兵盡甲馬意欲何爲臣等飛諭將士有云奴酋此舉逆其本謀或老計奪北關且恐我兵往救故提一旅壓我境土牽我內顧使清河等處之兵竟不致出而彼得大逞於北關不然則是播弄詭智姑耀武愚我只爲有方之備却潛走賄結之西酋分道四掠擾我內地生使開鉄一帶應給餼劑因以摧挫全遼此包藏禍心大求愉快而不獨兵一北關已也臣等爲此不然之慮枕戈坐戟弗遑寧處躊躇欵虜動若有制若夫挑激生事

臣等盟衷誓士死所不爲臣等所慮者奴捲七酋馴成至強生聚數十年積累極富其中又收南
北之智囊不患無韜鈴之士其助又合遼虜之雄長不患無鷹狗之徒藉北關爲出兵之名劫南
朝求濟欲之實萬一臣等之言不幸而中而我久殘之遼左兵馬之的數如斯已耳臣等不敢明
言也葛餉之現數如斯已耳臣等不敢明言也材官之方略如斯已耳臣等亦不敢明言也臣等
之所不能言者如此而奴會之所明足恃者如彼臣等將攪瀚海爲壺漿而赤水之源莫知所出
將驅醫閭爲甲帳而趕山之鞭竟不可圖縱臣等受事淺深不同要皆切忿奴會鴟張日往月橫
欲諱言兵而言無可諱之勢第身處艱危劇迫之秋日擊凋敝單薄之地禦則可恃征亦何資無
米堪炊而求不饑無丹可餌而求不死臣等惑之臣惟

廟謨聖神想有至計臣等願請事焉倘諱中制或假臣等便宜而征兵不恪征餉不充征材官不見
互執賊緩事濟未可知奴會旦夕迅烈即或征發而迫不及集臣等岌岌矣臣等薊遼一體急遣
緩兵往有成例姑且發兵五千先期入遼其他近鎮之兵酌事勢次第請調一切兵餉應從該鎮
本等預給抑或量議行糧萬一容久遼陽官軍倘有續到餉銀准同遼兵通融支給假使奴犯開
原自當併力追勦必圖滅此而後朝食如奴只犯北關亦惟必聲言救助問奴何爲殺我七部夷

屬何爲奪我發給吾兒忽荅等

勅書三百六十三道久冒渥賞欺負

國恩又何爲一旦叛歟陳兵犯順是奴會負反逆之大典我師得肆征之大義一鼓當前將可掃除數十年之狡孽蕩滌千百載之妖氛兼塞西北各虜之膽寢清遼芥而永奠神京之左臂一舉皆萬全矣此視往昔兵倭之舉援朝鮮之役其得失利害可同日然哉臣等每恐烽火一燃欲言無及唯見當機奔告如果所言之不謬伏

勅兵部從長計議咨下奉行如奴遵聽宣諭幡然悔禍自斂清河等處兵馬亦不加遣此關一矢解散西虜各會不使縱橫大舉庶幾天威暢而遼左亦無虞我兵又何樂於鋒鏑時即所借兵馬俱已起用行臣等馳郵沮止不令入遼

臣按遼事至張濤撫遼之時已不可支若能以四路進兵之全力早用數年猶尙可救此疏縷縷悉之矣